



太全孟子

公孫丑章句下

卷之四

滕文公章句上

卷之五

滕文公章句下

卷之六

仁 12
131
11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四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自第二章以下記孟子出處行去聲實

為詳通考多事熊氏曰首章為國之本不在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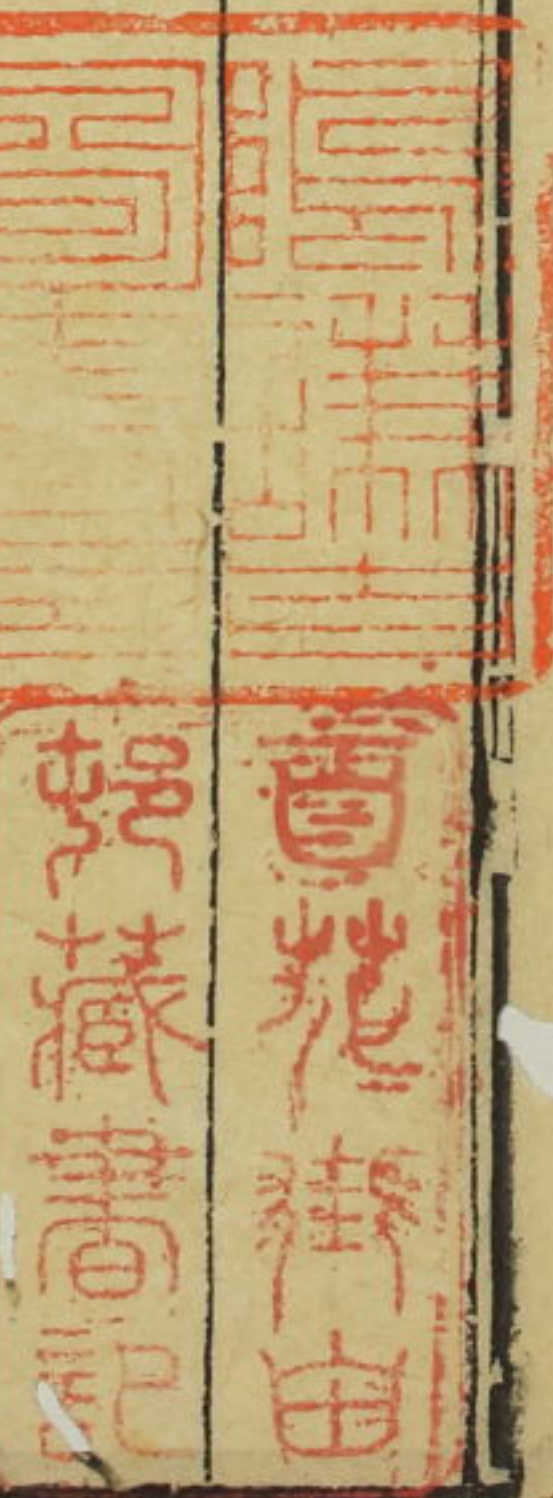
章至篇終皆孟子居齊之事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王相竝去聲之屬也蔡氏曰時四時也日

日辰也史記註六甲孤虛法甲子旬戌亥為孤辰巳為虛後五甲倣此如今人以甲子旬無戌亥為空亡

門 131 卷 11



孟子大全

公孫丑下

是以空亡為孤也辰巳與戌亥對辰巳為虛王相如東方木旺相於卯之類○慶源輔氏曰時十二時日十日支十二支干十干也○雙峯饒氏曰此大槩以五行衰旺言之五行有孤虛時有旺相時春屬木甲乙木生丙丁火便是木旺而火相旺字即是王字相王之次也金到這裏衰所以孤孤者無輔助之意如今說四廢然水為母木為子子實則母虛水到此所以虛或問此說時日或是方所日二者一般一箇是橫一箇是直所以天德月德日亦有天德月德方大意如此其間又自有細密處通考仁山金氏曰此兵家用日時方位法也支即十二枝干即十幹十甲如木之有幹十二辰如木之有枝唐李靖用兵精風角孤虛空亡也虛空亡對宮歲孤虛太歲後二辰為孤前四辰為虛月孤虛正月以子丑為孤午未為虛旬孤虛如甲子旬則戌亥為孤午未為虛餘倣此王相占算家所謂吉凶臧否平王相休囚死又五行十二

宮生旺八卦冬至坎王震相立春震王巽相之類皆是總言以之屬二字其用非一兵家八門遁甲逐時分開休生傷閉景死驚方立太乙局逐日分主客勝負又出城布陣逐時占斗柄天角所指之方又如六壬遁甲以支加支范蠡以占歲占兵此皆其屬也○趙氏惠曰孫臏疏干支所以配時日而用之金王在巳午未申酉木旺在亥子丑寅卯水王在申酉戌亥子火王在寅卯辰巳午土王在申酉戌亥孤虛者其法以一畫為孤無畫為虛二實為實以六十甲子日定東西南北方向然後占其孤虛實而向背之即知吉凶如周武王犯歲星以伐商魏太祖以甲子日破慕容之類是也又曰戰陳之法背孤擊虛則吉史記律書以十干十二支配五音十二律而序云六律為萬事根本其於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此雖以律言而不外乎十干十二支是皆兵書所尚也集註謂孤虛王相之屬又當觸類而推之

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

立兩句為柱下

文分兩邊自解之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

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夫音扶

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言四面攻圍

曠日持久必有值天時之善者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

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草甲也粟穀也委棄也言不得民心民不為守也去聲

趙氏曰古甲以草為之故函人為攻皮之工後世始用金曰鎧

雙峯饒氏曰非謂可以全無天時地利但不如人和爾用兵也要天時地利但人和為本人

心不和雖有天時地利亦不可取勝况時不時屬天利不利屬地人心不和則在我而已在天地者難

必在我者可恃 通考 仁山金氏曰黃牛皮者為犀甲

青牛皮者為兕甲即今水牛也有殼曰粟無殼曰米

粟即穀也古人米與穀兼積米切用而易腐穀氣全

而可久緩急兼儲後世軍儲獨以米故久即不可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

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

域界限也南軒張氏曰得道者順乎理而已舉措順理則人心悅服矣先王之所以致人和者

在此而極夫多助之效至於天下順之其王也孰禦一失道則違拂人心心之所睽雖親亦疎矣不亦孤且殆哉雖有高城深池誰與為守○新安陳氏曰緊要在得道二字上○新安陳氏曰封疆山谿兵革皆未也不以不全以此也其本在得道而已

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曰言得天下者凡以

得民心而已新安陳氏曰此言言用兵在得人心得人心在得道得道以得人心則地利之

險人為之守天時之善人為之乘先王之守國家用天下本末具舉如此固以得道得人心為本而亦不廢天時地利之末孟子見當時用兵者惟以天時地利為務而不知以得道得人心為本故發此論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章內朝竝音潮唯朝將之朝如字造七到反下同

王齊王也孟子本將朝王王不知而託疾以召孟子故孟子亦以疾辭也問莫是齊王不合託疾否朱子曰未論託疾孟子之意只是說

他不合來召為其賓師有事則王自來見或自往見若王召之則有自尊之意故不往見在他國時諸侯無越境之理只得幣來聘故賢者受其幣而往見之答陳代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此以在他國而言答萬章天子不召師而况諸侯乎此以在其國而言也王不能見而乃召之既失禮矣其託疾又不誠若何而可往哉○新安陳氏曰王託疾以召孟子亦託疾以辭欲其稱也與孔子亦駁陽貨之亡同意

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管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管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

東郭氏齊大夫家也管者昨日也或者疑辭辭疾而

出弔與孔子不見孺悲取瑟而歌同意

慶源輔氏曰孔子以疾辭

孺悲而不見然又取瑟而歌使之知其非疾所以警教孺悲也孟子以疾辭齊王而不往朝然又出弔東郭而使之知其非疾者所以警教齊王也此皆聖賢至誠應物而得乎時中之義也

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

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

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

嬰平聲

孟仲子趙氏以為孟子之從

去聲

昆弟學於孟子者也

采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謙辭也仲子權辭以對又

使人要孟子令

平聲

勿歸而造朝以實已言

新安陳氏曰王先託

疾以召意本不誠今問疾醫來虛文美意意亦非誠也仲子遂權對促朝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惡平聲下同

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惡歎辭也景丑所

言敬之小者也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

慶源輔氏曰五之說擊蹠

曲拳奔走承順之敬敬君以貌世俗之所知故曰敬之小孟子所言陳善閉邪致君堯舜之敬敬君以心聖賢之所行故曰敬之大○西山真氏曰景子但知聞命奔走為敬其君不知以堯舜之道告其君僕隸之臣唯唯承命外若敬其君然心實薄之曰是何足與言仁義此不敬之大者也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

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

夫音

扶下同

禮曰父命呼唯

以水反

而不諾又曰君命召在官不俟

屨

官謂朝內 在外不俟車

竝出禮記玉藻篇

言孟子本欲朝王而

聞命中止似與此禮之意不同也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

以吾仁政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

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

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

一以慢其二哉

與平聲慊口
簞反長上聲

慊恨也少也或作慊字書以為口銜物也然則慊亦

但為心有所銜之義其為快為足為恨為少則因其

事而所銜有不同耳孟子言我之意非如景子之所

言者因引曾子之言而云夫此豈是不義而曾子肯

以為言是或別有一種上聲道理也達通也蓋通天下

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之說蓋以德言之也今齊王

但有爵耳安得以此慢於齒德乎

朱子曰達尊之說
達通也三者不相

值則各伸其尊而無所屈一或相值則通視其重之
所在而致隆焉故朝廷之上以伊周之忠聖者老而

祇奉嗣王左右孺子不敢以其齒德加焉至論輔世
長民之任則太甲成王固拜手稽首於伊周之前矣
其迭爲屈伸以致崇極之義不與於孟子之言也故
曰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惟可與權者知之爵
也齒也蓋有偶然而得之者是以其尊施於朝廷者
則不及於鄉黨施於鄉黨者則不及於朝廷而人之
敬之也亦或以貌而不以心惟德得於心充於身刑
於家推於鄉黨而達於朝廷者也會子曰彼以其富
其爵我以吾義吾仁子思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
乎孟子曰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師弟子間意見
之相合固如此○雙峯饒氏曰景子之言是人臣事
君之常孟子之言是人君尊賢之道○東陽許氏曰
仁者循理樂天安貧守分故不知彼之富義者審度
事宜進退有制故不羨彼之爵富只在彼爵可加我
故用仁義
字不同

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

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

樂音洛

大有爲之君大有作爲非常之君也程子曰古之人

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爲尊大

也爲去聲是故耳

雙峯饒氏曰不如是指謀焉則就之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

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先從受學師之也後以爲臣任之也

雙峯饒氏曰何處見得學而後

臣蓋學師之臣相之也觀尹之辭無所遜於湯桓之於管一則曰仲父二則曰仲父亦可見師之之意

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

臣其所受教好去聲

醜類也尚過也所教謂聽從於已可役使者也所受

教謂已之所從學者也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

召而況不為管仲者乎

不為管仲孟子自謂也

慶源輔氏曰不為管仲孟子到此不得已而直言之不如

是則公孫丑之徒終不足以知此義也

范氏曰孟子之於齊處上賓師

之位非當仕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

問賓師如何朱子曰當時有所

謂客卿是也大槩尊禮之而不居職任事但召之則不往○新安陳氏曰若當仕有官職乃可以其官召

之○此章見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為恭而以責難陳

善為敬

新安陳氏曰恭見於外貌者故於趨走承順言之敬存於中心者故於責難陳善言之

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為重而以貴德尊士為賢則上

下交而德業成矣

南軒張氏曰孔子膳肉不至而去魯不知者以為為肉知者以為為

無禮皆非知孔子者孟子不朝而出弔不知者或以為要君知者則以為太甚矣公孫仲子以門人近屬

猶不克知何怪於景丑乎將朝禮也聞王託疾之言而不往義也明日出弔欲王深惟其故取瑟意也使仲子知孟子之心則告之曰管者疾今日愈而出弔矣豈不正大而何必為是紛紛哉王託疾要賢邪志也孟子方引以當道可徇其邪志乎孟子知人皆可為堯舜故以堯舜事望王若以僕僕共命為敬則僕妾服役之事耳孟子於公孫鍾子告之不詳二子學者也欲其淡省而自識於景子陳義著明如此景子大夫也庶幾其有以悟悟王心焉初不可召而後為卿於齊何也王始不能如湯之於伊尹猶望其感悟於終也賢者伸縮變化皆有淡意存焉○慶源輔氏曰天地交而後萬物遂上下交而後德業成此自然之理也世衰道微君不知下賢惟知恃勢以驕賢者下不知自重惟知自屈以諂時君上日驕而下日諂上下之情扞格而不接德之與業渙散而無成天下日趨於亂而世俗猶以孟子為迂闊亦可悲矣○新

安陳氏曰上下之交惟不苟合然後可合耳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

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一百

百鎰音逸也

孟子曰皆是也

皆適於義也

慶源輔氏曰陳臻則就事迹
校量孟子則以義禮斷制

當在宋也子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予何為

不受

贐徐刃反

贐送行者之禮也

當在薛也子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子何為不

受

為兵之為去聲

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設兵以戒備之薛君以金

餽孟子為兵備辭曰聞子之有戒心也

有其辭則義可受矣

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

而可以貨取乎

焉於虔反

無遠行戒心之事是未有所處

上也未有所處則無聲也辭而義不可受

取猶致也

朱子曰取是羅致之意輕受之便是被
他以貨賄籠絡了問處事是處物為義

之處否曰是○南軒張氏曰人於不當受而受其動
於物固也當受不受亦是為物所動何則以其蔽於
物而見物之大也聖賢從容不迫惟義之安外物何
有焉物有大小義之所在一耳○新安陳氏曰孟子
辭受從容惟義之安陳臻欲辭則皆辭○尹氏曰言
受則皆受而不知隨事以酌其義固哉

君子之辭受取予

通作與

唯當於理而已

慶源輔氏曰孟子於

此無予尹氏併予言之者學者觀此非特可知辭與取之義亦可知所予矣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

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

去上聲

平陸齊下邑也大夫邑宰也戟有枝兵也

通考趙氏惠曰雙枝

曰戟單枝曰戈士戰士也伍行

音

列也去之殺之也

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

得為也

幾上聲

子之失伍言其失職猶士之失伍也距心大夫名對

言此乃王之大政使然非我所得專為也

雙峰饒氏曰凶年說

得闕如水旱疾疫之類饑歲只是五穀不熟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

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

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

為去聲死與之與平聲

牧之養之也牧牧地也芻草也孟子言若不得自專

何不致其事而去

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

孔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見音現為王之為去聲

為都治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左傳莊公二十八年築鄒非都也凡

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周禮四縣為都四井為邑然宗廟所在雖邑曰都尊之

也孔大夫姓也為王誦其語所以感去聲曉王也○陳

氏曰陳氏名賜字晉臣三山人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

固足以興邦矣然而齊卒不得為善國者豈非說音悅

而不繹從而不改故邪慶源輔氏曰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者理明辭

達長於譬喻而能感發於人故也然齊之君臣雖知其罪而終不能改繹者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蓋原

不曾有大底規模氣輕則多率多率則凡事說過便休都無挪自訟自責之意如此則何緣會改○雲峰

胡氏曰齊之君臣一時聞孟子之言皆知其罪天理之乍明也終於不改人欲錮之也

○子謂蚺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

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蚺音遲鼃鳥花反為去聲與平聲

蚺鼃齊大夫也靈丘齊下邑似也言所為近似有理

可以言謂士師近王得以諫刑罰之不中去聲者通考趙氏

惠曰周禮王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於民一曰普用之軍旅二曰誥用之

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先後猶左右也

蚺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

致猶還也

齊人曰所以為蚺鼃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

為去

聲

譏孟子道不行而不能去也

公都子以告

公都子孟子弟子也

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

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

然有餘裕哉

官守以官為守者言責以言為責者綽綽寬貌裕寬

意也孟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祿故其進退之際寬

裕如此

南軒張氏曰孟子異乎蚺鼃故得從容不迫陳善閉邪以俟王之改可徐處乎進退之安

也然卒致為臣而歸誠意備至啓告曲盡而王終莫悟則有去之而已然三宿出晝猶庶幾王之改終從

容不迫也豈悻悻者能識之慶源輔氏曰距心有官守蚺鼃有言責鼃雖未自以為罪然諫不行能去

距心雖知其罪然如是而止不聞其能去也蠢賢於
 距心矣雙峰饒氏曰餘裕是寬緩不迫之意賓師
 從容規諷以漸而入如今朋友相似少焉不入亦當
 去但寬得些子不如那有官守言責者恁地逼迫不
 得其職不得其言則目下便著休或疑孔子不脫冕
 而行與孟子之說不同曰正是一般蓋孔子有去志
 久矣但去得不怠地逼迫後來騰肉不至方不脫冕
 而行且如衛靈公可謂無道然亦以賓禮待孔子故
 孔子在衛極多時後來却因問陳明尹氏曰進退久
 日遂行亦是久有去志因此遂行耳

速當

去聲於理而已

雲峰胡氏曰集註前引尹氏言君子之辭受取予惟當於理而已此

又引其言曰進退久速當於理而已蓋天理人欲之
 幾最不可不辨當辭而辭是天理受即非矣可久而
 久是天理速即非矣如此則當於理不
 如此則涉於欲故惟聖人能審其幾焉

○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為輔行

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

蓋古盍反見音

况

蓋齊下邑也王驩王嬖臣也輔行副使

去聲下同也反往

而還也行事使事也

慶源輔氏曰使事謂弔祭之禮邦交之儀凡禮文制數皆是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

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夫音

扶

王驩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夫既或治之言有司已

治之矣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

南軒張氏曰孟子雖為卿

而實賓師也則夫禮文制數固可付之於有司是王驩雖曰輔行然齊王之意特欲藉孟子以為重有司之事不敢以煩而驩則行之也孟子特統其大綱於上而驩則共其事於下若驩於事上之禮有失邦交之儀有曠則孟子固不免有言以正其事之失也彼既或治之未見有可正之事則亦烏用有言哉○慶源輔氏曰夫既或治之正答公孫丑未嘗與之言行事一句孟子言使事有司既已治之而得其宜矣自不須更與王驩言也只此句便見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之意使有司不能治其事於禮儀制數有曠闕不齊整處而孟子固不與驩言而正之則非所謂不惡矣今有司既已能治辦其事而猶與之言則便

有徇之之意而不可謂之嚴矣然自常情觀之孟子之不與驩言不以為惡之而不欲與之言則以為易之而不足與之言矣夫惡之而不欲與之言則隘易之而不足與之言則忽隘與忽孟子無是心也但言有司既已能治辦其事而不與之言則亦是順理之事而其中自有不惡而嚴之意耳故愚嘗謂君子之待小人有正已而無屈意有容德而無過禮惡惡之心雖不能無然亦不為已甚之疾也○新安陳氏曰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易遯卦大象傳文孟子於王驩不欲與言於弔公行子亦可見今答丑不過平乎說所以不與言之意未始及也蓋欲使丑自悟耳○治之朱子以為有司南軒以為驩正是治之者附
劉黃氏洵饒曰孟子為卿於齊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易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程注曰遠小人之道者以惡聲厲色適足以致其怨怒惟在乎矜莊威嚴使知敬畏則自然遠矣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

孟子仕於齊喪

去聲

母歸葬於魯嬴齊南邑

今秦州嬴縣

充

虞孟子弟子嘗董治作棺之事者也嚴急也木棺木也以已通以美太美也

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

稱去聲

度厚薄尺寸也中古周公制禮時也槨稱之與棺相

稱也欲其堅厚久遠亦特為人觀視之美而已

直但也

慶源輔氏曰人子之喪親所以為之棺槨者蓋欲其堅厚以歷久遠而已非是欲為人觀視之美也蓋必如此然後於人心為盡耳盡於人心此一句須當自體之若後世之厚葬却只是欲為人觀美之故也○古者棺槨無度想只是過於厚觀易喪葬取之大過可見至周公制禮時始為七寸之制也棺七寸則槨亦七寸也○雙峰饒氏曰周七寸只如今四寸許

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

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得之為有財言得之而又為

有財也或曰為當作而

慶源輔氏曰不得得之汎說葬理如重累之數牆巽之飾

既有定制則不可得以為悅非獨指棺槨而言也

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忤乎

比必二反忤音効

比猶為

去聲下同

也化者死者也忤快也言為死者不使

土親近其肌膚於人子之心豈不快然無所恨乎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送終之禮所當得為而不自盡是為

去聲

天下愛惜此

物而薄於吾親也

問不以天下儉其親朱子曰以儉為也不為天下惜棺槨之費而儉

於其親也王氏中說記太原府君之言一布被二十年不易曰無為費天下也文意略與此同呂氏曰

註云所當得為而不自盡則便是倒行逆施不順理底於所厚者薄則無所不薄矣墨子之葬以薄為道

者即是此意新安陳氏曰此章當味盡於人心及悅與忤字入子事親至葬而終凡附於身與棺必誠

必信勿之有悔焉蓋不如是無以盡於吾心不為悅不為忤也必悅且忤然後於心為盡不得為而解為

與可為而不為皆非盡於人心曰不得不可以為悅則制不得為者決不敢過曰得之有財何獨不然則

力所能為者亦何忍於不及厚所當厚而不儉於親無非天理也盡於人心盡天理而已矣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

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

伐與之與平聲下伐與殺與同夫音扶

沈同齊臣以私問非王命也子噲子之事見

形句反下一節

解見音同

前篇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私以

與人則與者受者皆有罪也仕為官也士即從仕之

人也

慶源輔氏曰沈同問燕可伐否耳固不問以齊伐燕為如何也若是以王命來問孟子必當詳告之不但曰可而已也○註云與者受者皆有罪謂不由其道妄取妄予如子噲子之之徒者由其道則

三望之授受乃先天而天弗違之事不可以罪言也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

天吏解見上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

史記亦謂孟子勸齊伐燕蓋傳聞此說之誤○楊氏

曰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能誅其君弔其

民何不可之有乃殺其父兄虜其子弟而後燕人畔

之乃以是歸咎孟子之言則誤矣

朱子曰孟子言伐燕處有四燕父子

君臣如此固有可伐之理然孟子不曾教齊不伐亦不曾教齊必伐但曰惟天吏則可以伐之○或謂孟子於沈同之間為不盡其辭以告之曰沈同固非能伐燕者且其以私來問又不言齊之將伐燕也則直以可伐之理告之足矣若遂探其情而預設辭以伐之則是猜防險詖之私爾豈所謂聖賢之心哉且齊雖無道若能拯燕之遺民於水火之中而無殺戮繫累之暴則其伐之也亦何為而不可哉○雙峰饒

氏曰惟士師則可以殺有罪之人泛泛如何可以擅殺惟天吏可以伐無道之國諸侯如何可以擅相征伐天吏天所命者士師君所命者天吏以其有道故天命之征伐如湯武是也沈同安曉此理但知人之可伐而不知已之不可伐人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

齊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為王

平即昭王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執仁且智王曰惡

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

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

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

惡監皆平聲

陳賈齊大夫也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武王勝商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其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與武庚畔周公討而誅之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

周公之過不亦宐乎

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之兄然則周公不知管叔之將畔而使之其過有所不免矣或曰周公之處上聲管叔不如舜之處象何也游氏曰象之惡已著而其志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而全之若管叔之惡則未著而其志其才皆非象比也周公詎忍逆探平聲其兄之惡而棄之邪周公愛兄宐無不盡者管叔之事聖人之不幸也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

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

程子曰象憂亦

憂象喜亦喜蓋天理人情於是為至舜之於象周公之於管叔其用心一也夫管叔未嘗有惡也使周公逆知其將叛果何心哉惟管叔之叛非周公所能知則其過有所不免矣故孟子曰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問周公誅管叔自公義言之其心固正大直截自私恩言之其情終有不自滿處所以孟子謂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者以此宋子曰周公豈得已為此哉莫到恁地較好胡氏云象得罪於舜故封之管蔡流言將危周公以間王室得罪於天下故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周公豈得而私之哉舜處其常周公處其變此聖人所以同歸於道也○慶源輔氏曰周公不忍料兄之惡而使之故不免有過是以孟子亦言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不說周公無過也○雲峰胡氏曰詎忍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此一句最見得

周公之用心舜之心誠信而喜象不忍逆以其弟為詐舜為兄之道盡矣周公之心誠信而任管叔不忍逆以其兄為畔周公為弟之道盡矣故曰此天理人倫之至人倫之至人倫即是天理特分而言之天理其自然者人倫其當然者爾附纂逆先也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

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

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為之辭

更平聲

順猶遂也更改也辭辯也更之則無損於明故民仰之順而為之辭則其過愈深矣責賈不能勉其君以

遷善改過而教之以遂非文

去聲

過也

新安陳氏曰孟子窺賈為君文

過之心於不言之表而責之

○林氏曰齊王慙於孟子蓋羞惡

去聲

之心有不能自已者使其臣有能因是心而將順之

則義不可勝

平聲

用矣而陳賈鄙夫方且為

去聲

之曲為

辯說而沮

在呂反

其遷善改過之心長

上聲

其飾非拒諫

之惡故孟子深責之然此書記事散出而無先後之

次故其說必參考而後通若以第二篇十章

齊人伐燕勝之

十一章

齊人伐燕取之章

置之前章之後此章之前孟子

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

南軒張氏曰周公於管叔親愛之而不知其將

畔其過也宜矣賈為君文過過之中又主過焉○汪氏曰已富貴而兄弟無位仁者弗為也兄弟惡未萌

而以惡逆之智者弗為也自陳賈觀之以周公為仁智未之盡由君子觀之周公實仁且智者也不期以

畔而卒至于畔不免於過乃所遭之不幸也及其畔也不以私恩害公義誅之以安宗社天下是於過為

能改矣其不得已而行權也

○孟子致為臣而歸

孟子久於齊而道不行故去也

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

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

耳固所願也

朝音

新安陳氏曰謙言得侍賢者同朝者皆甚喜

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

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

為去聲

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萬鍾穀祿之數也鍾

量去聲名受六斛四斗矜敬也式法也盍何不也

趙氏曰四

豆為區區受斗六升四區為釜釜受六斗四升十釜為鍾鍾受六斛四斗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

陳子即陳臻也

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

而受萬是為欲富乎

夫音扶惡平聲

孟子既以道不行而去則其義不可以復

扶又反

畱而

時子不知則又有難顯言者故但言設使我欲富則

我前日為卿嘗辭十萬之祿今乃受此萬鍾之饋是

我雖欲富亦不為此也

况本非欲富乎○慶源輔氏曰齊王告時子是就人欲中

計較孟子之意道合則從不合則去惡用是多端為哉○註云孟子有難顯言者顯言之則訐揚齊王之失而有戾於我固所願之仁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已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

斷焉龍音壘

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龍

斷徒玩反岡壘之斷而高也義見形句反下文蓋子叔疑

者嘗不用而使其弟子為卿季孫譏其既不得於此

而又欲求得於彼如下文賤丈夫登龍斷者之所為

也孟子引此以明道既不行復扶又反受其祿則無以

異此矣慶源輔氏曰舉季孫所譏子叔疑之事以見我不敢效此之意辭祿而受饋雖多寡之不

同畢竟是既不得於此而又求得於彼也

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其爭訟左右望者

欲得此而又取彼也罔謂罔羅取之也

雙峰饒氏曰左右望是欲

全得之萬一不得於此亦可得於彼不得於此是譬喻辭十萬得於彼是譬喻受萬

從而征之

謂人惡

去聲

其專利故就征其稅後世緣此遂征商人

也

慶源輔氏曰文王關譏不征是三代之初皆如此

○新安陳氏曰孟子有引喻以終之而不復說上正意者此章之類是也

○程子曰齊王所以處

上聲

孟子者未為

不可孟子亦非不肯為國人矜式者但齊王實非欲

尊孟子乃欲以利誘之故孟子拒而不受

○新安陳氏曰齊王固

不得待孟子之道尤為不

○孟子去齊宿於晝

晝如字或曰當作晝音獲下同

晝齊西南近邑也

有欲為王畱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卧

為去聲下同隱於靳反

隱憑也客坐而言孟子不應而臥也

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

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

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

其身

齊側皆反復扶又反語去聲

齊宿齊戒越宿也繆

音穆

公尊禮子思常使人候伺

音笥

道

去聲

達誠意於其側乃能安而留之也泄柳魯人申

詳子張之子也繆公尊之不如子思然二子義不苟

容非有賢者在其君之左右維持調護之則亦不能

安其身矣

問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二子之賢其心固如是乎朱子曰非

謂二子之心倚君側之人也語其勢則然耳若二子之心如此則與世之垢面汗行而事君側便嬖之人者何以異乎○慶源輔氏曰繆公好賢之切惟恐有不當其意者常使人道達誠意乃能安而留之泄柳嘗閉門以避繆公不苟合可見申詳見禮記與泄柳並稱其賢可知繆公待子思恐子思不察已之誠也

二子非有賢者調護之則又恐君不察已之誠也德若子思則自有此應若只及得二子則自處又當如此下此則苟容

以徇君者也

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

上長

聲

長者孟子自稱也言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為

去聲

下以王留我是所以為我謀者不及繆公留子思之

為同 事而先絕我也我之臥而不應豈為先絕子乎

慶源輔氏

曰孟子之自處不在子思之下故意或人之為我謀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也蓋有欲為王留行者雖有

愛賢之意而不知待賢者之禮故孟子告之如此○新安倪氏曰孟子之於齊齊王既不能如繆公之待子思固無以安孟子矣次焉而齊之羣臣又無賢者為之維持調護孟子亦豈能安其身哉孟子之德無愧子思齊王如繆公之待子思宜也故末又以不及子思為言泄柳申詳之事姑引以言齊之無賢臣耳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書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尹士齊人也干求也澤恩澤也濡滯遲留也

高子以告

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也

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

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夫音扶下同惡平聲

見王欲以行道也今道不行故不得已而去非本欲

如此也

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

所改必指一事而言然今不可考矣

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
舍王哉王由足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
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

浩然如水之流不可止也楊氏曰齊王天資朴實如
好勇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
子故足以為善若乃其心不然而謬為大言以欺人
是人終不可與人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為
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

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

悻形頊反
見音現

悻悻怒意也窮盡也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澤民惓惓

音權之餘意

慶源輔氏曰集註本心謂其初本欲如此
也餘意則後來不得已之意耳詳玩此兩

句便可見聖賢之心千里見王王如用予豈特齊民
安天下之民舉安此其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三宿
出晝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李氏曰於此見君子憂
此其愛君澤民惓惓之餘意

則違之之情而荷

何可反

簣者所以為果也

易乾卦文
言樂則行

之憂則違之○朱子曰孟子與荷簣皆足憂則違之但荷簣者果於去不若孟子之遲遲吾行蓋得時行道者聖人之本心不遇而去者聖人之不得已此與孔子去魯之心同蓋聖賢憂世濟時之誠心非若荷簣之果於去也○南軒張氏曰齊王資雖鈍而不敏然異夫飾情矯非以自欺欺人者故孟子有望焉以為王如用予天下舉安蓋其安天下之道已素定於胸中而其本則在於格君心故拳拳望王之改之也若夫諫而不用去則窮日而後宿者是私意所發其諫也固無誠意之感其去也又無忠厚之氣真小丈夫哉○雙峰饒氏曰方其來也只望齊王能行其道及其去也又望王能改過此聖賢仁厚之意蓋決然去者義也欲去不去者仁也李氏所以說憂則違之情憂只是不樂違去也當看情字○雲峰胡氏曰孟子憂則違之若與荷簣同而其憂則違之情與荷簣之愬然忘情者大不同也○新安陳氏曰孟子

所歷如滕文雖慕道然國微弱道必難行其次如魯洎於臧倉又必不行大國齊梁也梁惠不足與有行襄尤劣矣庶幾焉者其齊宣乎齊有易以安天下之勢孟子又有安天下之道王天資誠朴若可與有行者所以拳拳望之有不能自己焉於此終不遇合則孟子之道知其不行矣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路問於路中問也豫悅也尤過也此二句實孔子之言蓋孟子嘗稱之以教人耳

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

彼前日此今日新安陳氏曰前日言不怨尤之時與今日所遇之時不同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

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而聖人出名

世謂其人德業聞去聲望可名於一世者為之輔佐若

皐陶稷契私列反伊尹萊朱太公望散素壘反宓生之屬

通考趙氏惠曰堯在位九十八年舜在位五十年禹至桀十七王四百三十二年為商是堯舜至湯共五百八十年湯至紂三十五年六百二十八年而周興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

則可矣

周謂文武之間數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極思治夫聲

可以有為之日於是而不得一有所為此孟子所以

不能無不豫也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

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夫音扶舍上聲

言當此之時而使我不遇於齊是天未欲平治天下

也然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我何為不豫哉新安

陳氏曰天意或欲平治天下亦未可知其具謂能平治天下之道也然則孟子雖若有

不豫然者而實未嘗不豫也蓋聖賢憂世之志樂音洛

天之誠有竝行而不悖者於此見矣朱子曰或問文中子曰聖人有

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又曰樂天知命吾何憂若孟子不忘天下之憂而亦不害其樂天知命之

樂其庶幾乎○慶源輔氏曰不能無不豫憂世之志也實未嘗不豫樂天之誠也憂樂自常情觀之則相

反自聖賢言之則竝行而不悖也○自五百年至則可矣觀之則孟子不能無不豫然也自夫天未欲平

治以下觀之則孟子實未嘗不豫也○雙峰饒氏曰孟子到此亦未如之何所以只得歸之于天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

休地名

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

崇亦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不合新安陳氏曰道不行於齊

其幾已先見乎此故有去志變謂變其去志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師命師旅之命也國既被兵難請去也新安陳氏曰恐只是因師

旅之事而戒嚴耳○孔氏曰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

義之所在禮有時而變公孫丑欲以一端裁之不亦

誤乎

南軒張氏曰孟子之去齊三宿出晝猶以為速而謂初見已有去志久於齊非我志何也蓋孟

子雖庶幾齊王之可與有為而可去之幾未嘗不先覺也初見察王之情必有不能受者又以其質亦有可取故不受其祿姑畱以觀其感悟與否也初志雖欲去而猶有望焉豈徒為苟畱也哉此篇載孟子於齊始終去就久速之義甚備學者所宜深究也○慶源輔氏曰心則有常義則有權如君命召不俟駕禮也有不召之臣便是義孔氏謂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說得自好○雙峰饒氏曰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孟子當時見王於崇便有不合處難於委質為臣所以止為際可之仕見行可者見這道理漸可行也孟子自崇既退之後未見其道之可行所以終於不受祿○新安陳氏曰不受卿祿此孟子最高處其超然不屈進退餘裕本全在此一受其祿則為祿所縻是為祿而仕耳十萬之祿脫

屣而去齊王猶欲以萬鍾縻之豈知孟子者吾意戰國之世高節如許惟孟子一人而已庶幾焉者其魯仲連乎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四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五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通考 勿軒熊氏曰四章皆言滕事末章辨墨道因許行之學附記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世子太子也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道言也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

上聲然至善

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眾人汨

音骨於私欲

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

新安陳氏曰四

端章雖言性情之理而性字未說出性字始見於此而詳見告子盡心篇充其性即擴而充之之充故

孟子與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其

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解

居隘反

於用

力也

新安陳氏曰集註已包後面成覿等三說之意

門人不能悉記其辭而

撮其大旨如此

慶源輔氏曰朱子既斷孟子之書以爲孟子自著則似此處皆當改此是

後來不曾改得

程子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

不善喜怒哀樂

音洛

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

去聲下同

節即

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爲不善故凡言善惡皆

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

而後非

問孔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孟子乃開口便說性善是如何朱子曰孟子也只是大

槩說性善至於性之所以善處也少說須是如說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方是說性

與天道耳○易言繼善是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已生之後雖曰已生然其本體初不相離也○

孟子見滕文公便道性善他欲人先知得一箇本原則爲善必力去惡必勇○伊川謂性即理也一句直

自孔子後惟伊川說得盡這一句便是千萬世說性之根基理是箇公共底物事不鮮會不善人做不是

自是失了性却不是壞了著修又曰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性善者以理言之稱堯舜

者質其事以實之所以互相發也其意蓋曰知性善則知堯舜之必可為矣知堯舜之可為則其於性善也信之蓋篤而守之益固矣○問性善之性與堯舜性之之性如何曰性善之性實性之之性虛性之只是合下稟得自下便將來受用○性善故人皆可為堯舜必稱堯舜所以驗性善之實○問人未能便至於堯舜而孟子言必稱之何也曰道性善與稱堯舜二句正相表裏蓋人之不至於堯舜者是他力量不至固無可柰何然人須當以堯舜為法人到得堯舜地位方做得一箇人無所欠缺然也只是本分事這便是止於至善○問孟子道性善看來孟子言赤子將入井有怵惕惻隱之心此只就情上見如言孩提之童無不愛其親亦只是就情上說曰未發時怵惕惻隱與孩提愛親之心皆在裏面了少間發出來即是未發底物事靜也只是這物事動也只是這物事如孟子所說正要人於發動處見得是這物事即是

靜時所養底物事靜時若存守得這物事則日用流行即是這物事而今學者且要識得動靜只是一箇物事○問孟子道性善蓋謂性無有不善也明道乃以為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其義如何潛室陳氏曰纔識氣質之性即善惡方各有著落不然則惡從何處生以孟子說未備故程門發此義孟子專說義理之性則惡無所歸是論性不論氣孟子之說為未備專說氣稟則善為無別是論氣不論性諸子之論所以不明夫本也程子兼氣質論性○雲峯胡氏曰孔子亦嘗說性善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但善字從造化發育處說不從人生稟受處說子思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正是從源頭說性之本善但不露出一善字性善之論自孟子始發之集註釋性者人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此一句便闢倒告子所謂生之謂性蓋生不是性生之理是性天地間豈有不好底道理故曰渾然至善未嘗有惡古今只是一

箇道理故曰人與堯舜初無少異孟子道性善言其理也稱堯舜以實之言其事也天下無理外之事能為堯舜所為之事便是不失吾所得以生之理然而人不能皆堯舜者氣質之拘物欲之蔽也集註言物欲不言氣質蓋以孟子不曾說到氣拘之性故但據孟子之意言之程子曰性善二字孟子擴前聖之所未發而有功於聖門愚亦敢曰性即理也一句程子擴前聖所未發而有功於孟子○新安陳氏曰性善是虛說其理稱堯舜是指能盡性之人以實其說如朱子著小學書列立教明倫於前盡是說其理列實立教實明倫於後並是實有是人實有是事以實前面之說此之謂實之何以驗人性之善哉觀堯舜能盡其性而為大聖人則可以知同有是性者之皆可以為聖人而不懈於學聖人矣所以言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歟通考張氏須曰孟子言性善所謂天地之性也斯言也實傳子思天命謂性之言子思指

大所賦而人受之者為言合理氣而言也孟子指民受天地之中者為言專指理而言也孔子言性相近以形體之已具者言孟子之言性善以有形體之初者言也皆一理也然則氣質之性孟子所不言乎曰形色天性曰動心忍性曰君子不謂性皆指氣質之性也○吳氏徵曰孟子道性善是就氣質中挑出其本然之理而言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

而已矣

復扶又反夫音扶

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為不可企及故世子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蓋恐別有卑近

易去聲行之說也孟子知之故但告之如此以明古今

聖愚本同一性前言已盡無復扶又反有他說也朱

曰當戰國之時聖學不明天下之人但知功利之可求而不知已性之本善聖賢之可學聞是說者非惟不信往往亦不復致疑於其間若文公則雖未能盡信而已能有所疑矣是其可與進道之萌芽也故孟子於其去而復來迎而謂之曰世子疑吾言乎而又告之曰夫道一而已矣蓋古今聖愚同此一性則天下固不容有二道但在篤信力行則天下之理雖有至難猶必可至况善乃人之所本有而為之不難乎
○雲峰胡氏曰按饒氏謂道一而已矣與性一而已矣不同性以所稟言之道以所由言之集註此處說得性字稍重愚謂集註不曰同一道而曰同一性者蓋推本而言根自上文性善說來性之外他無所謂

道同此性即同此道又何疑焉

成覲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

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

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覲古莧反

成覲人姓名彼謂聖賢也有為者亦若是言人能有

為則皆如舜也公明姓儀名魯賢人也文王我師也

蓋周公之言公明儀亦以文王為必可師故誦周公

之言而歎其不我欺也孟子既告世子以道無二致

而復引此三言以明之欲世子篤信力行以師聖賢

不當復求他說也朱子曰孟子引三段說話教人如此發憤勇猛向前日用之間不得

存留一毫人欲之私在這裏此外更無別法若如此有箇奮迅興起處方有田地可下工夫不然則是畫

脂鏤水無真實得力處○雲峰胡氏曰性之本善堯舜無異於人行之不力人自異於堯舜

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書曰若藥

不瞑眩厥疾不瘳瞑莫旬反眩音縣

絕猶截也書商書說音悅命篇瞑眩憤古對反亂言滕國

雖小猶足為治去聲但恐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不足

以去上聲惡而為善也朱子曰滕小不過如今一鄉孟子只說可為善國終不成以告

齊梁之君者告之○人要為聖賢須是猛起如服瞑眩之藥以除深痼之疾直是不可悠悠○蔡氏曰方

言云飲藥而毒海岱之間謂之瞑眩○勉齋黃氏曰歷引三人之言所以釋滕文之疑終以藥瞑眩所以

厲其志○雙峰饒氏曰前面文公再去見孟子時是疑其資稟凡下不可以為堯舜故孟子以成覿以下

三說答之末後孟子恐文公又自疑其土地狹小故以瞑眩之說告之文公後來也能問喪禮問經界亦

足見其有為處○愚按孟子之言性善始見形旬反於此而詳

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如字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

非此理其所以擴前聖之未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

程子之言信矣西山真氏曰七篇之中無非此理者如言仁義言四端蓋其大者至於因

齊王之愛牛而勸之以行王政亦因其性善而引之當道也以此推之他可識矣○新安陳氏曰林氏於

下章言喪禮處謂可驗人性之善亦當以此意類推之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管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

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

然後行事

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傅也大故大喪也事謂

喪禮

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

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

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

齊疏之服飢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齊音資疏

所居反諸延反

當時諸侯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為問故

孟子善之又言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自盡者蓋

悲哀之情痛疾之意非自外至宜乎文公於此有所

不能自已也但所引曾子之言本孔子告樊遲者豈

曾子嘗誦之以告其門人歟三年之喪者子生三年

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也齊衣

下縫音逢也不緝音七入曰斬衰音催緝之曰齊衰疏麤

也麤布也飭麤也喪禮三日始食粥既葬乃疏食音嗣

○記喪大記君之喪子大夫公子衆士皆三日不食子大夫公子食粥士疏食水飲夫人世婦諸妻皆疏食水飲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衆士疏食水飲室老其貴臣也衆士謂衆臣妻妾疏食水飲士亦如之既葬主人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婦人亦如之君大夫士一也練而食菜果祥而食肉 此古

今貴賤通行之禮也朱子曰孟子說制度皆舉其綱而已如田之什一喪之自天子

達之類○孟子答滕文公喪禮不說到細碎上只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這二項便是大原大本自盡其心喪禮之大本也三年齊疏飭粥喪禮之大經也孟子生戰國不得見先王全經矣然其學得孔氏之正傳而於文武之道識其大者故其考論制度雖若疏濶而於大本大經之際則有不可得而亂者以是為主而酌乎人情世變以文之則禮雖先王未之有亦可以義起矣後世議禮者不明乎此故常以其度數節文之小不備而不敢為卒以就乎大不備而後已此劉向所以深嘆之也然無孟子之學而強為之如叔孫通曹褒之流是又不免乎私意之繫而已矣○趙氏曰自天子達於庶人是無貴賤之別三代共之是無古今之異

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父兄同姓老臣也滕與魯俱文王之後而魯祖周公

為長上聲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為宗國也通考趙氏惠曰文王之子

周公旦且子伯禽封於魯文王子錯叔綉武王庶弟封於滕侯爵然謂二國不行三

年之喪者乃其後世之失非先王之法本然也志記也引志之言而釋其意以為所以如此者蓋為去聲上

世以來有所傳受雖或不同不可改也然志所言本

謂先王之世舊俗所傳禮文小異而可以通行者耳

不謂後世失禮之甚者也朱子曰古宗國如周公兄弟之為諸侯者則皆以魯

國為宗至戰國時滕猶稱魯為宗國也○南軒張氏曰考滕世子問孟子之辭則三年之喪其廢也久矣

其在周之末世乎故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又曰喪祭從先祖吾有所受之也然

則其廢也久矣世之治亂此豈非其根柢耶

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

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然友

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

薨聽於冢宰歆粥面淡墨卽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

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

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

好爲皆去聲復扶又反歆

川悅反

不我足謂不以我滿足其意也然者然其不我足之

言不可他求者言當責之於已冢宰六卿之長也

歆飲也淡墨甚黑色也卽就也尚加也論語作上古

字通也偃伏也

必偃以上皆孔子語

孟子言但在世子自盡其

哀而已

慶源輔氏曰當責之於已應前面固所自盡之說在世子自盡其哀是應上句不可他

求之意○雙峰饒氏曰君薨君字統天子諸侯而言聽於冢宰是國家政事皆聽命於冢宰非聽政聽訟

謂之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

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

之哀弔者大悅

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外居喪不言

故未有命令教戒也

左傳隱公元年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言同軌以別四夷之

國諸侯五月同盟至同在方嶽之盟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此言赴弔各以遠近為差因為葬

節○禮記喪大記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苦枕由非喪事不言

可謂曰知疑有關

誤或曰皆謂世子之知禮也

慶源輔氏曰可當作皆如作可不成文理○

林氏曰孟子之時喪禮既壞然三年之喪惻隱之心

痛疾之意出於人心之所固有者初未嘗亡也惟其

溺於流俗之弊是以喪去聲其良心而不自知耳文公

見孟子而聞性善堯舜之說則固有以啓發其良心

矣是以此而哀痛之誠心發焉及其父兄百官

不欲行則亦反躬自責悼其前行去聲之不足以取信

而不敢有非其父兄百官之心雖其資質有過人者

而學問之力亦不可誣也及其斷丁亂反然行之而遠

近見聞無不悅服則以人心之所同然者自我發之

而彼之心悅誠服亦有所不期然而然者人性之善

豈不信哉西山真氏曰三年之喪自唐虞三代未有

喪而孔子責其不仁子思亦謂自期以下貴賤有殊父母之喪則一而已方滕文用孟子言欲行此禮父

兄百官譁然爭之及違衆而行又以爲知禮何耶蓋以爲不可行者蹈常襲故之陋見而以爲知禮者秉彝好德之良心也世降教失雖以東魯文獻之邦猶不能行何怪於滕之父兄乎然文公一以身先之則幡然而悟天理之在人心者固不可泯也○雲峰胡氏曰前章論性善此章自是論三年之喪集註引林氏說首尾必舉性善而言者蓋喪制人子之心所自盡者最可見人性之本善處文公自悔其前日未嘗學問而一旦力行其所聞於孟子者是孟子一開發之際而文公之性善見矣及其行之而遠近見聞莫不悅服是文公一感發之頃而遠近之人性善皆見矣於是益可信人性之無有不善而堯舜之真可爲也

○滕文公問爲國

文公以禮聘孟子故孟子至滕而文公問之

慶源輔氏曰前

云使然友問後云使畢戰問但此云滕文公問則知是文公親問孟子也蓋文公既卽位固不得越國往見孟子此必是以禮聘孟子至滕而文公問之也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

乘屋其始播百穀

絢音陶亟紀力反

民事謂農事詩豳風七月之篇于往取也綯絞

占巧反

也亟急也乘升也播布也言農事至重人君不可以爲緩而忽之故引詩言治屋之急如此者蓋以來春

將復

扶又反

始播百穀而不暇為此也

慶源輔氏曰詩言民之趨於農

功自然如此其亟孟子引之以證民事不可緩之說然熟玩之便見得民事真不可緩之意人君者若能真知民事之不可緩則於為國也思過半矣

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

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

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

音義竝見前篇

是故賢

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

恭則能以禮接下儉則能取民以制

趙氏曰禮下所以開世祿及學

校之事也取民以制所以開制民常產及貢助徹之法也

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

陽虎陽貨魯季氏家臣也天理人欲不容竝立虎之

言此恐為仁之害於富也孟子引之恐為富之害於

仁也君子小人每相反而已矣

慶源輔氏曰先儒多以為孟子不以人廢

言集註則以為言雖同而所取各異其說尤的當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

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

徹敕列反藉子夜反

此以下乃言制民常產與其取之之制也夏時一夫

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為貢商人始

為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為九區區七十

畝中為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

公田而不復扶又稅其私田所謂助而不稅周時一夫受田

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周禮夏官司徒遂人凡

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塗千夫

鄙用助法八家同井周禮冬官考工記匠人為溝洫

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

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通考趙氏惠

曰鄉遂之地在國中遂人所職是也都鄙之地在野

外周禮匠人所職是也大司徒之職令五家為比使

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

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調五州為鄉使

之相賓是一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也遂人掌六遂猶

司徒之六鄉遂人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

之法五家為隣五隣為里四里為鄣五鄣為鄙五縣

為遂朱子所謂以五起數考亦是一萬二千五百家

為遂也皆有地域溝樹之所謂鄉遂也遂人治野夫

間有遂遂廣深各二尺凡一夫所受之田間必有遂

可容乘車一軌千夫有澮千夫十萬畝之田也川所以受溝洫澮之水川上有路路之廣可容車三軌以達於畿畿亦遂之境也每百夫之田為一經界十夫之田同一遂百夫之遂凡十而皆有溝溝有九而皆橫百夫之田萬畝外其洫直千夫之田十萬畝外其澮橫此鄉遂之大略也小司徒乃經土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朱子所謂以四起數者此乃造都鄙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重立國小司徒為經之每丘之地縱橫各三溝四丘之田為一甸十字中為四洫冬官考工記匠人為溝洫此畿內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故匠人以一井至一同言之則以開方之法而言遂人以一夫至萬夫言之則以車運屬而言也○奉新陰氏炤曰鄉遂在近郊遠郊之間平原曠野可畫為萬夫之井故有溝洫途路都鄙謂甸稍縣都包山林陵麓在內難用溝洫齊整分畫但逐處畫為井

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朱子曰此亦不可詳知但因洛陽議論中通徹而耕之說推之耳其

或但耕則通力而耕收則各得其畝亦未可知也

實皆什一者貢法皆以十分扶問反**之一為常數惟**

助法乃是九一慶源輔氏曰此以文王治岐耕者九一及下文請野九一而助知其然也

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為廬

舍新安陳氏曰二十畝分為八家家各二畝半一夫以為治田時所居所謂二畝半在田是也

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為十一分而取其

一蓋又輕於十一矣前漢食貨志理民之道地著為本地著謂安土故必建步立晦

正其經界六尺為步步百為畹畹百為夫夫三為屋
 屋三為井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
 百畝公田十畹是為八百八十畹餘二十畹以為廬
 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而教
 化齊同力役生產可得而平也民受田上田夫百畹
 中田夫二百畹下田夫三百畹歲耕種者為不易上
 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三
 歲更耕之自爰其處更互也爰於也農民戶人已受
 田其家眾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此比例也士工
 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謂平土可以為法
 者也若夫山林數澤原陵淳鹵之地淳盡也鹵鹵之
 田不生五穀各以肥磽多少為差民年二十受田六
 十歸田在野曰廬在邑曰里竊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為

廬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亦不過十一也徹通也

均也藉借也

朱子曰嘗疑孟子所謂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恐不

解如此先王疆理天下之初做許多畝澮溝洫之類
 大段是費人力了若是自五十而增為七十自七十
 而增為百畝則田間許多疆理都合更改恐無是理
 孟子當時未必親見只是傳聞如此恐亦難盡信也
 ○問所言井地之法以周禮諸說考之亦未有悉合
 者何也曰吾於前章固已論之矣大抵孟子之言雖
 曰推本三代之遺制然常舉其大而不必盡於其細
 也師其意而不泥於文也蓋其疏通簡易自成一家
 乃經綸之活法而豈拘儒曲士牽制文義者之所能
 知哉曰三代受田多少之不同何也曰張子嘗言之
 矣陳氏徐氏亦有說焉然皆若有可疑者蓋田制既
 定則其溝涂畛域亦有一定而不可易者今乃易代
 更制每有增加則其勞民動眾廢壞已成之法使民
 不得服先疇之田畝其煩擾亦已甚矣不知孟子之

言其所以若此者果何耶陳氏云夏時洪水方平可耕之地少至商而寢廣周而大備也徐氏云古者民約故田少而闢足後世彌文而用廣故授田之際隨時而加焉○南軒張氏曰楊氏云徹者徹也兼貢助而通力也故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八家皆私百畝其中為公田所謂九一而助也國中什一使自賦則用貢法矣此周人所以為徹也鄭氏謂周制畿內用貢法邦國用助法有得於此歟通考仁山金氏曰集註之說雖明而語錄亦自疑之古者田制遂徑溝畛洫澮道凡水陸封樹自禹濬畎澮距川以來積世累代而後成若商又變為六百三十畝之區周又變為九百畝之井則一時徑遂改易固不甚難而溝畛洫涂例須改作大費民力久而不定按古者以平地為田其同溝共井者無甚疆界但各以畝數為記而所謂畝又與今尖斜折方不同古者六尺為步步百為畝所謂畝者濶一步長百步古人

重黍稷梁菽其所謂畝即今種豆麥者作田疇也詩所謂南東其畝謂田間作疇向南向東視水土之利也古者中土既是平田但止以田疇為計夏后氏之時田未盡闢又去古未遠雖士大夫無不躬稼穡受田者多故每夫受田五十疇比周一井則十八家受之而自貢其什一至殷人則田已開闢一夫受田七十疇比周一井則十二家受之而助耕公田六十疇至周則土田盡闢而君子小人又分在官者食公田之祿工商不盡受田惟農受田故得以百畝為限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而一夫各受田百疇其廬舍則撥田之外又共撥若干疇三代可以例推也○傳氏寅曰孟子夏后氏五十而貢詩信彼南山維禹甸之春秋傳夏少康有田一成有眾一旅甸五百七十六家家一人則五百七十六人一旅者軍也餘七十六人為軍外之用以詩與春秋觀之丘甸之法其來尚矣但夏貢無公田一夫受田

止五十畝一成之地百井甸六十井五百七十六夫
 家受五十畝為半夫五百七十六家受田千二百八
 十八夫耳所餘亦如之以九等通率家受萊之夫則
 田萊俱取足於一甸之內甸外三十六井其三分夫
 一之法乎成一旅旅五百人二十五成計萬二千五
 百人為一軍七十五成則三軍矣猶餘二十五成以
 為宅田十田賈田官田牛田賞田牧田間田及餘夫
 之田是方百里僅可為公侯之國見夏之制未設都
 鄙明矣甸五百七十六夫周悉井其田夏則田萊各
 半若夏之時未盡闢故也殷人七十而助惟助為有
 公田一成百井甸六十四井除公田為五百一十二
 夫計五萬一千二百畝五家十二家各受七十畝計
 三萬五千八百四十畝家受萊者三十畝計一萬五
 千二百六十畝其甸外三十六井亦三分夫一之法
 也一同百成為三軍二十五成為宅田士田賈田官
 田牛田賞田牧田間田及餘夫之田殷每一國之地

為都鄙則有遂矣國三軍鄙亦三軍三郊三遂也周
 既增地制域宅田等亦有餘地故國中為四軍五鄙
 則三軍耳惟國中四
 軍故曰千乘之國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
 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
 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為民父母使民盼然
 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
 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樂音洛盼五禮反從目
 從今或音晉現反者非

養去聲
 惡平聲

龍子古賢人狼戾猶狼藉言多也糞壙

於用也盈滿

也盼

禮韻胡計吾計二反謂陸音五禮反誤

恨視也勤動勞苦也稱舉

也貸

他代反

借也取物於人而出息以償之也益之以

足取盈之數也稚幼子也

問貢法大禹之遺制而其不善若此何也朱子曰蘇

氏林氏嘗言之矣蘇氏曰作法必始於粗終於精古之不善為此非不智也勢未及也方其未有貢也以貢為善矣及其既貢而後知其有不善也林氏曰禹貢之法九州之賦有錯出於他等者不以為歲之常數又因遊豫則視其豐凶而補助之周制鄉遂用貢法亦有司稼之官巡野觀稼視年之上下以出斂法則其弊未至如龍子之言乃當時諸侯用貢法之弊耳

○雙峰饒氏曰稱貸而益之如常年五石納官凶年

折了只納四石而公家必取盈五石之數則又貸他人一石來湊納以足其數此所以見貢法之害

通考

董氏彝曰夏后氏五寸而貢孟子與殷助周徹並言又引龍子之說謂莫不善於貢禹貢之法在當世則為善在後世則為弊非法之過也人為之弊耳後世欲賦於民者必先之以唐虞命官之意而後禹貢之法可行得人而用則為良不得人而用則為弊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

孟子嘗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二者王政

之本也今世祿滕已行之惟助法未行故取於民者

無制耳蓋世祿者授之土田使之食其公田之入實

與助法相為表裏所以使君子野人各有定業而上

下相安者也故下文遂言助法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

周亦助也雨于付反

詩小雅大田之篇雨降雨如也言願天雨於公田而

遂及私田先公而後私也當時助法盡廢典籍不存

惟有此詩可見周亦用助故引之也宋子曰考之周禮行助法處有

公田行貢法處無公田孟子也不曾見周禮只據詩裏說用詩意帶將去後面說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

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說井田只說得這幾句是少好

這也是大原大本處却不理會細碎

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

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

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庠以養老為義校以教民為義序以習射為義皆鄉

學也學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倫序也父子有親君

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

也庠序學校皆以明此而已問鄉學如何朱子曰皆是農隙而學曰孰與教

之曰鄉大夫有德行而致其仕者教之○慶源輔氏曰鄉學有異名國學無異名然其明人倫以教之事則同也○雙峰饒氏曰孟子教時君行仁政只是教與養兩事井田以養之學校以教之告齊王滕文皆如此小民親於下者蓋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所以教以人倫使之君與臣自相親父與子自相親長與幼自相親非尊君親上之親○問夫婦有別如何相親曰夫婦無別則相賣賣便相離了通考趙氏惠曰王制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又黨正以禮屬民而飲於序是庠序皆可言養也文王庶子云書在上庠是庠亦可言教也孟子特因立名之義舉其重者爾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

滕國禘俾淺反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興王業然為王者

師則雖不有天下而其澤亦足以及天下矣聖賢至

公無我之心於此可見朱子曰孟子語滕文只說有王者起必來取法不曾說便可以以王是亦要大國方做得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

新子之國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為諸侯其受

天命而有天下則自文王始也子指文公諸侯未踰

年之稱也

左傳僖公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

子子者繼父之辭春秋例凡公侯卒未越一年而有王事皆稱子也○雙峰饒氏曰新其國小大皆不同可以為善便是新其國○東陽許氏曰文公問為國孟子告以教養其民有養然後可教故先言分田制祿而後及學校也自民事不可緩至雖周亦助也養之事設為庠序至小民親於下教之事下至新子之國總言之答文公者止此下答畢戰却只是言分田蓋畢戰惟掌井田之事也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

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

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

饒氏曰分田制祿雖平說然却相因穀祿即井地中公田撥其穀以為祿分田始可制祿○新安陳氏曰分田以給野人制祿以待君子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此分田制祿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也野郊

外都鄙之地也九一而助為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

郊門之內鄉遂之地也

周禮司徒鄉老遂人百里內為六鄉外為六遂萬二千五

百家為鄉六鄉七萬五千家遂亦如之遂人主六遂六遂之地自遠郊以達於畿中有公邑家邑小都大都焉遂謂王國百里外也通考趙氏真曰公侯田方百里為地一百成三郊一遂國中什一使自賦無公

田井九夫國中十六成成六十四井以九乘之為五百七十六夫以十六乘上數為九千二百六十六夫野九一而助有公田井八夫野八十四成成六十四井以八乘之為五百十二夫八十四成以八十四乘上數為四萬三千單八夫併國中其二百萬三千二百二十四夫凡起徒役每過家一人則五萬二千二百二十四人除三萬七千五百人為三軍是為三郊之賦餘一萬四千七百二十四人更以萬二千五百人為一軍是為一遂之賦餘三千二百二十四人為軍外之用○袁氏明善曰野九一輕於國中什一者國中近城市田地膏腴故其賦重於郊外田不井授但為溝洫使什而自賦

其一蓋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以此推之

當時非惟助法不行其貢亦不止什一矣朱子曰國中行鄉遂

祿可坐而定也

夫音扶

畢戰滕臣文公因孟子之言而使畢戰主為井地之

事故又使之來問其詳也井地即井田也經界謂治

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

雙峰饒氏曰溝塗封植之界經緯錯

綜直者為經橫者為緯只舉經字有緯在其此法不

脩則田無定分

去聲

而豪強得以兼并

去聲

故井地有不

均賦無定法而貪暴得以多取故穀祿有不平此欲

行仁政者之所以必從此始而暴君汙吏則必欲慢

而廢之也有以正之則分田制祿可不勞而定矣慶源

輔氏曰度孟子來滕不久便去做使畢戰往問○若有仁君欲行仁政使彼此均平田無多少之差則必從經界之事做起而暴君汗吏貪得務多只知有我不知有民只知為己不知為人者則必欲慢而廢之也凡事須是敬則能立纔有慢心便日趨於弊壞也

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

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

夫音扶養去聲

言滕地雖小然其間亦必有為君子而仕者亦必有為野人而耕者是以分田制祿之法不可偏廢也雙峰

之法如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又如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皆五五相連屬所以行不得邪九一之法故只得什一使自賦如都鄙却行井牧之法鄉遂之法次第是一家出一人兵且如五家為比比有一箇長了井牧之法次第是三十家方出得士千人徒十人○此等亦難卒曉須以周禮為本而參取孟子班固何休諸說訂之庶幾可見髣髴然恐終不能有定論但不可不盡其異同耳○慶源輔氏曰都鄙用助法則收公田所入以為君子之祿鄉遂用貢法則使什自賦一以充國家所用此周所謂徹法也前云徹通也均也所以釋徹字之義此則正言其法如此○集註以其請野九一而助則知助法之不行又云國中什一使自賦則當時之貢法亦有強取其賦於什一之外者矣通考仁山金氏曰孟子雖不見載籍之詳而此二句與周制鄉遂用貢都鄙用

助之法合國中自賦民無遠輸之勞野九一而助則卿大夫食邑無過取之失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

此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圭潔也

所以奉祭祀也

通考趙氏惠曰圭潔白也德行潔白始與之田此殷法也趙岐註圭潔也

士田故謂之圭田所以奉祭祀集註本此又曰治圭田者不稅所以厚賢此則周禮之士田以在近郊之地者

也不言世祿者滕已行之但此未備耳

餘夫二十五畝

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為率受田

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

一其壯而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愚按此百畝常制

之外又有餘夫之田以厚野人也

問卿大夫之圭田必有耕之者豈亦

有耕屬可耕乎朱子曰恐圭田只是給公田之在民者大抵古者田祿皆是助法之公田充而八家因為

之屬如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是也圭田恐亦如此故王制云夫圭田無征○雙峰饒氏曰圭田餘夫亦是

百畝中撥與他半分則五十畝四分則二十五畝問各受田百畝六十歲傳與其子子養其父但只是長

子受父之田次子便是餘夫別請二十五畝若無子則百畝納之官曰然問人物繁庶公家安得有許多

田分授曰天地間只著得許多物事少間人物過多便自有乘除亦理勢使之然也**通考**仁山金氏曰上

文絕長補短五十里是除山川林麓城郭而以田計也。以五十里之田而分君子以有公田，小人私田。君子又有圭田，小人又有餘夫，似為難給。然以方田法計之，方十里者為方一里者百，則是百井九百夫矣。方五十里者為方十里者二十五，則是二千五百井二萬一千五百夫矣。亦自不患於不給。以此知戰國之時，諸大國若能脩復井田，不為園囿宮室汙池以廢地，能行王政以聚民，則田野不至於不給人，眾地大不患於不可以行王政也。

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人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

死謂葬也，徙謂徙其居也。同井者，八家也。友猶伴也。

守望防寇盜也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

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養去聲，別彼列反。

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周之助法也。

通考朱子井田類說曰：班

志古者建步立畝，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一夫。一婦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為廬舍，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更耕之，換易其處。注何休曰：司空謹別田之高下，善惡分為二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肥饒不得獨樂，磽墾不得獨苦。三年一換，士易居，其家眾男為餘夫，亦以口

受田如此此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有賦有稅賦則計口發賦稅則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賦供車馬兵甲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費稅給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中弗得有樹以妨五穀環廬種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蔬植於疆畦雞豚狗豕無失其時女脩蠶織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鄉萬二千五百戶又曰三年耕則餘一年之蓄故三年有成成此功也故王者三載考績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進業曰登故三考黜陟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太平二十七歲餘九年食然後公田以為君子之祿而私田野至德流洽禮樂成焉

人之所受先公後私所以別君子野人之分去聲也不

言君子據野人而言省文耳上言野及國中二法此

獨詳於治野者國中貢法當世已行但取之過於什

一爾慶源輔氏曰上既言助法之善故此下遂言周之助法也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便

是井田形體之制也通考袁氏明善曰井田始於黃帝經界如井字後世因號為井田孟子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又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貢者上送于官之名九家同井家授五十畝其半以為菜田助者借也謂借民之力以耕公田八家同井家授七十畝共耕公田七十畝其一井之中除八家所授外餘二百四十畝以為菜田公田之外餘三十畝以為菜田及廬舍徹者通也言其通用夏殷貢助之法也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即周之所以通用二代之法而為徹者也野謂近郊

之外九一而助者八家同井以其中一百畝內除二十畝為八家廬舍外公田而借民之力共耕之此即殷之助法但比殷則每家增多二十畝耳國中謂近郊之內什一使自賦者九家同井各以其什分之一上貢於官此即夏之貢法但比夏則每家增多五十畝耳其菜田則皆在別井以八等差次分授之孟子謂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田專畢然後敢治私田專指周家郊外助法而言也夏殷以上其詳已不可知

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夫音扶

井地之法諸侯皆去

上聲

其籍此特其大略而已潤澤

謂因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乎先王

之意也

或問潤澤之說雙峰饒氏曰前面說底是箇硬局子到這裏須是要會變通使合人情宜

土俗可也潤澤非文飾之謂乃是和軟底意思不全

是硬局子溫潤滑澤方可行得此朱子善於形容孟子用

心處 ○呂氏曰子張子

橫

慨然有意三代之治

去聲下言

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講求法制粲然

備具要

平聲

之可以行於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

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

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

田為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眾苟處

上聲

之有術期以

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乃言
 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
 之法買田一方畫為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
 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歛去聲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
 俗救菑與災同恤患厚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
 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愚按喪禮經界兩章

見孟子之學識其大者是以雖當禮法廢壞之後制

度節文不可復扶又反考新安陳氏曰喪禮有節文經

故不可詳考而能因略以致詳推舊而為新不屑屑於既

往之迹而能合乎先王之意真可謂命世亞聖之才

矣南軒張氏曰井田王制之本而經界又井田之本

也大要在分田制祿二事而已田得其分則小民

安其業祿得其制則君子賴其養上下相須而各宜

焉治之所由興也人皆知商鞅廢井田開阡陌考孟

子之言則井田之廢久矣蓋孟子時井田之法雖廢

而井田之名猶在暴君雖去其籍猶不敢易其名也

至鞅始蕩然一泯其迹而掃除其阡陌併與其名亾

之矣○雙峰饒氏曰井田之法黃帝開端便做成了

如何改得商人七十畝周人如何便更百畝至於溝

洫塗畛亦非一朝一夕所能成朱子亦嘗疑之王制

與周禮已不同孟子多是臆度言之井田可行於中

貢法阡陌是田間路古人車制一車濶六尺有餘兩
傍又翼之以人古田太多商君欲當國所以鑿開阡
陌為田前此諸侯欲富其國井田大綱已自廢了商
君則索性壞却通旨朱氏公遷曰龍子之言如此則
貢法之不善言矣但意其初制未必然惟行之既久
而不能無弊耳鄉遂用貢法周亦未嘗廢之孟子亦
言國中什一以自賦蓋斟酌損益推舊為新貢助兼
行此王制之本略也先王之法何為而不可用哉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
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處

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衣去聲 捆音闕

神農炎帝神農氏始為耒耜教民稼穡者也為其言

者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前漢藝文志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

耕桑以足衣食許姓行名也踵門足至門也仁政上章所言

井地之法也廛民所居也氓野人之稱褐毛布賤者

之服也捆扣掬作角反之欲其堅也以為食賣以供食

也程子曰許行所謂神農之言乃後世稱述上古之

一事失其義理者耳猶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也問許行為

神農之言而有君臣並耕市不二價之說何耶朱子曰程子之言盡矣然以易考之二者皆神農之所為也當時民淳事簡容或有如許行之說者及乎世變風移至於唐虞之際則雖神農復生亦當隨時以立

政而不容固守其舊矣况許行之妄乃欲以是而行於戰國之時乎○慶源輔氏曰陰陽醫方所稱黃帝之說如素問靈樞之類是也使真有神農黃帝之說傳於世孔孟豈得而不稱述之哉○新安陳氏曰後世小道必推古聖賢為宗以求取信於世故也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

陳良楚之儒者耜所以起土耒其柄也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

民竝耕而食饗殮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

而以自養也惡得賢饗音雍殮音孫惡平聲

饗殮熟食也朝曰饗夕曰殮言當自炊爨七亂反以為

食而兼治民事也厲病也許行此言蓋欲陰壞音怪孟

子分別必列反君子野人之法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

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

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

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

粟易之衣去聲與平聲

釜所以煮甑所以炊爨然火也鐵耜屬也此語八反皆孟子問而陳相對也

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舍去聲

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械下戒反器釜甑之屬也陶為

甑者治為釜鐵者新安陳氏曰厲陶冶厲農夫之說乃是因行厲民自養之言承其厲字而明辨以闢之○雲峰胡氏曰樊遲欲學稼孔子斥之曰吾不如老農直謂其所學者小人之事而舉大人之事以答之孟子闢許行即此意也但遲之志陋不過欲自學之許之學僻欲以治國家此孟子所以深闢之也音燭舍止也或讀屬音燭上句舍謂作陶冶之處也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

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

也與平聲
食音嗣

此以下皆孟子言也

新安陳氏曰百工之事不可耕且為此亦陳相對得理明處故

孟子即此二句以難之百工之事尚不可耕且為而治天下國家乃可耕且為歟

路謂奔走

道路無時休息也治於人者見治於人也食人者出

賦稅以給公上也食於人者見食於人也此四句皆

古語而孟子引之也

首有故曰字知其為古語

君子無小人則饑

小人無君子則亂以此相易正猶農夫陶冶以粟與

械器相易乃所以相濟而非所以相病也治天下者

豈必耕且為哉

南軒張氏曰滕文亦可謂賢君矣而不克終用孟子之說寂然無聞於後

世者許行之言有以奪之也聽治於人者出力以食其上而治人者享其食焉此理天實為之萬世所共由者故曰天下之通義也如許行之說則昧天理之當然務小惠以妨大德昵私情以妨正體卒歸於不可行耳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草木暢

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

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

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滄濟潔而注諸海決汝漢
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
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滄音藥濟子禮反潔他合

反

天下猶未平者洪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
漸次除治至此尚未盡平也洪大也橫流不由其道
而散溢妄行也汜濫橫流之貌暢茂長上聲盛也繁殖
衆多也五穀稻黍稷麥菽也登成熟也道路也獸蹄

鳥跡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敷布也益舜臣名烈熾
也禽獸逃匿然後禹得施治水之功疏通也分也九

河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蘇曰簡曰絜

曰駒盤曰鬲音津新安倪氏曰蔡氏書傳云按爾雅

頰四曰覆釜五曰胡蘇六曰簡絜七曰駒盤八曰鬲

絜為二此與集註小異書傳經朱子晚年訂正當以

為定也通考吳氏程曰曰簡曰絜集註與爾雅同而

不可曉以水道攷之九河率在河間路滄州境內今
存者尚五六處何得言盡湮入海南皮縣滄亦疏通

之意濟潔二水名決排皆去上聲其壅塞也汝漢淮泗

亦皆水名也據禹貢及今水路惟漢水入江耳汝泗

則入淮而淮自入海此謂泗水皆入於江記者之誤

也朱子曰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此但取其字數

足以對偶而云爾只是行文之失無害為義理不

必曲為之說也新安陳氏曰堯獨憂之所憂者大舉

舜禹益而用之所憂在此何暇於茲耕雖欲耕得乎

是提掇耕字以照應前獨可耕且為與句通考仁山

金氏曰汝出今河南梁縣天息山至蔡州下入淮漢

出今漢中利路之間兩縣蟠冢山東南流二千四百

七百里至海州入海泗出襲慶府泰山陪尾有泗源

南至下邳入淮當是疏九河濬濟排淮江而注之海

決汝泗而注之淮
決漢而注之江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

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

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

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

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

乎契音薛別彼列反長放皆上聲勞來並去聲

言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穡衣食足然後得以施教

化后稷官名棄為之

通考趙氏惠曰稷乃五穀之長故以稷為農官之稱后者有爵

土之號后稷名棄者其母有郃氏出野履巨人跡而孕及生子以為不祥而棄之故以棄名說文種曰稼

斂曰稽○黃氏紹曰治水之役勢必偕行故禹明言予乘四載隨山刊木則暨稷奏庶艱食予決九川距四

海濬畎澮距川則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夫暨稷播艱食則禹固嘗躬耕矣蓋當疏道之餘相其便宜有

可播種以為民食者稷授其方稷與禹未始相離也禹過門不入稷獨得從容暇逸乎雖謂稷亦過門不

暇入然言教民則亦非竝耕矣樹亦種也藝殖也契可也

亦舜臣名也司徒官名也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彝

之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

而教以人倫亦因其固有者而道去聲之耳書曰天敘

五典勅我五典五惇哉此之謂也慶源輔氏曰集註舉書以為證者天

叙即所謂固有也勅而厚之即所謂道之也○新安陳氏曰典者人道之常天所次序本有此典也勅正

也我謂君也五典即父子至朋友五者是也惇厚也勅正自我即天叙之本然者而品節之然後有典別

而為五典而五者皆惇厚也惇典如言厚人倫放勳本史臣贊堯之辭孟子

因以為堯號也德猶惠也堯言勞如字者勞之來如字者

來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自

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解振字以加惠焉不使其

放逸怠惰而或失之蓋命契之辭也

問振德是施惠否朱子曰是然

不是財惠之惠只是施之以教化上文匡直輔翼等事是也彼既自得之又從而教之○慶源輔氏曰勞者勞之來者來之所以安其生也邪者正之枉者直之所以正其德也輔以立之翼以行之所以助其行也自得謂自得其性也振謂提撕警省也此乃大學新民之功也○新安陳氏曰聖人有憂之又言堯所憂者大使契為司徒以教民所憂在此何暇於並耕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是再提撥耕字以照應獨可耕且為與一句通直朱氏公遷曰此人倫以道言指其異於禽獸者明君子當全天命之性以自別於禽獸也憂其近於禽獸者見聖人必明脩道之教以別人於禽獸也言人之生也直則欲人因其生理而順之言無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則非人則欲人因其本心而擴充之皆恐人之不能盡人道也

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已憂夫以百

畝之不易為已憂者農夫也

夫音扶易去聲

易治也堯舜之憂民非事事而憂之也急先務而已

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則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

矣慶源輔氏曰舉農者之所憂以並堯舜之憂見其小大廣狹之不倫則不暇耕與不必耕可知矣○

新安陳氏曰接上文三憂字而又發明出三憂字在三句中聖人之憂在不得聖賢而用之得而用之則足以釋已之憂矣此集註所謂急先務也聖人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若農夫之憂憂之小者耳許行又欲聖人憂百畝之憂可乎

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謂

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為易並去聲

分人以財小惠而已教人以善雖有愛民之實然其

所及亦有限人者對已而言而難久教之者僅已耳惟若堯之得舜

舜之得禹臯陶乃所謂為天下得人者而其恩惠廣

大應惠字句教化無窮矣應忠字句此所以為仁也仁字可包惠字忠字

○慶源輔氏曰以己之善而教人使人皆為善則是身之所及而已故有限而難久也○堯之得舜舜之得禹臯陶則能廣吾力之所能而俾其恩惠極於廣

大繼吾身之所存而俾教化推於無窮矣然後可以謂之仁

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

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

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與去聲

則法也蕩蕩廣大之貌君哉言盡君道也巍巍高大

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樂音洛也新安陳氏

曰亦不用於耕耳至此三提掇耕字以照應收結獨可耕且為與一句不待辨闡明白痛快文法亦照顧得好以上已辨倒許行之說下文乃責陳相也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

此以下責陳相倍師而學許行也夏諸夏禮義之

教也變夷變化蠻夷之人也變於夷反見變化於蠻夷之人也產生也陳良生於楚在中國之南故北遊而學於中國也先過也豪傑才德出眾之稱言其能

自拔於流俗也倍與背同言陳良用夏變夷陳相變

於夷也慶源輔氏曰陳良楚人而北學於中國則是用夏變夷陳相素學於陳良乃為許行所變

則是變於夷也

管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疆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

皜皜乎不可尚已任平聲疆上聲暴蒲木反皜音杲

三年古者為去聲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記檀弓事

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又云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

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任擔都濫反也場冢上之

壇場也有若似聖人蓋其言行去聲氣象有似之者如

檀弓所記子游謂有子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記檀弓上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問鄭讀為聞喪去聲謂仕失位去國也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

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為去聲言之也曾子以斯言

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椁三年而不成桓司馬

宋向戌之孫名黹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為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

敬叔孟僖子之子仲孫閱蓋嘗失位去魯而得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

喪之欲速貧為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

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中都魯邑名孔子嘗為之宰為民作制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

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應聘於楚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

所事孔子所以事夫子之禮也通考趙氏惠曰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

狀似孔子相與共立為師故集註謂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築室於場冢上祭祀壇場孔子葬魯城北

泗上去城十里冢瑩百畝南北廣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冢前以瓦甃為祠壇丈六尺冢瑩中樹

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者弟子各持其方樹來種之塋中不生荆棘及刺人草江漢水

多言濯之潔也秋日燥烈言暴之乾也皜皜潔白

貌尚加也言夫子道德明著光輝潔白非有若所能

彷彿也反 妃兩音或曰此三語者孟子贊美曾子之辭

也

今也南蠻馱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

亦異於曾子矣馱亦作鳩古役反

馱博勞也惡聲之鳥南蠻之聲似之指許行也

吾聞出於幽谷遷於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

小雅伐木之詩云伐木丁丁中耕反鳥鳴嚶嚶音鶯出自

幽谷遷于喬木新安陳氏曰譬陳相由高趨下不如禽能舍下遷喬也

曾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

亦為不善變矣

魯頌閟宮之篇也膺擊也荆楚本號也舒國名近楚

者也懲艾音艾也又按今此詩為僖公之頌而孟子以周

公言之亦斷章取義也

斷都管反截之使斷也若自然判絕則徒管反○新安陳

氏曰不善變謂變於夷也

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

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

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履大小同則賈相若

賈音價

下同

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蓋神農始為市井故許行

又許於神農而有是說也五尺之童言幼小無知也

許行欲使市中所粥

余六反

之物皆不論精粗美惡但

以長短輕重多寡大小為價也

慶源輔氏曰若不以精粗美惡言之則無

由說得通此義未有人看得出至集註而義始明○

雙峰饒氏曰長短以丈尺言輕重以權衡言多寡以

斗斛言皆是比而同之與共耕相似便是齊物剖斗

折衡而民不爭之說凡託神農黃帝者皆老氏之說

也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

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履小履同賈人豈為之

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

夫音扶蓰音師

又山綺反比必
二反惡平聲

倍一倍也蓰五倍也什伯千萬皆倍數也比次也孟

子言物之不齊乃其自然之理新安陳氏曰情實也
自然之理即所謂物

之實其有精粗猶其有大小也若大履小履同價則

人豈肯為其大者哉今不論精粗使之同價是使天

下之人皆不肯為其精者而競為濫惡之物以相欺

耳慶源輔氏曰物之不齊乃物之情而實天之理也
物各付物止於其所吾何容心於其間哉若強欲

齊之私意橫至徒為膠擾而物終不可齊也故莊周
之齊物強欲以理齊之猶為賊夫道况乎許子遂欲

一天下之物而泯其一定之分其蔽豈不甚哉孟子

應以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斯言足以發明天理之大

不但可以闢許行而莊周之說併可坐見其偏矣○

東陽許氏曰此章孟子曰以下三大節自許子必種
粟而後食乎至不用於耕耳闢其假託神農之言吾
聞用夏變夷至不善變矣責其倍師從許子之道以

下陳相之遁辭故又
闢其市價不貳之說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

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辟音壁
又音闢

墨者治墨翟之道者夷姓之名徐辟孟子弟子孟子

稱疾疑亦託辭以觀其意之誠否雲峰胡氏曰許行
與民並耕之說是

欲以其君下同於庶民墨子兼愛之說是欲以其親
泛同於衆人皆非聖人之道而自爲一端此孟子所
以深闢之也

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
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
道也夷子息以易天下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
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不見之
見音現

又求見則其意已誠矣故因徐辟以質之如此直盡
言以相正也莊子曰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

而無槨

莊子天下篇古人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
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
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

也易天下謂移易天下之風俗也夷子學於墨氏而

不從其教其心必有所不安者故孟子因以詰

克乙反

之

問夷之請見而孟子終不見之何也朱子曰孟子
雖以闢邪說爲已任然不過講明其說傳之當世
使闢者有以發悟於心而自得之耳固不輕接其人
交口競辯以屈吾道之尊也譬如蠻夷寇賊之害聖
人固欲去之然豈肯被甲執兵而親與之角哉○慶
源輔氏曰夷子雖師墨氏之教至於葬親之時天理
自然發動有不得如其師之說者故不用其制而凡
事從厚也此於人情固宜有之故孟子因舉此一事

以詰之而下文又舉喪葬之說以發其意此正夷子之天理一點明處也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隣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并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夫音扶下

同匍音蒲匍蒲北反

若保赤子周書康誥篇文此儒者之言也夷子引之

益欲援音爰儒而入於墨慶源輔氏曰夷子益以儒者若保赤子是愛他人子如愛

我之赤子有似於墨子愛無差等之說故謂其欲引儒家入墨教中去**以拒孟子之非**

已又曰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則推吐反墨而附

於儒新安陳氏曰之又曰墨氏兼愛之學愛其親與愛外人無差等之殊但施則自親始耳施由親始一句髣髴竊取儒家立愛自親始之意是推墨氏而依附於儒家也**以釋已所以厚**

葬其親之意皆所謂遁辭也新安陳氏曰理屈詞窮強為此說以自逃遁也

孟子言人之愛其兄子與隣之子本有差等書之取譬本為去聲小民無知而犯法如赤子無知而入井耳

慶源輔氏曰彼有取爾也一句先儒說皆不明白今斷以為書之取譬方說得通蓋非為愛凡人之赤子與兄弟之子一般也言兄弟之子而不言己子者蓋兄弟之子與己之子無異也且人物之

生必各本於父母而無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故其愛由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如夷子之言則是視其父母本無異於路人但其施之之序姑自此始耳非二本而何哉然於先後之間猶知所擇則又本心之明有終不得而息者此其所以卒能受命而自覺其非也

問愛無差等夷子既知此說便當一親疎合貴賤方得今却曰

施由親始則是又將親疎對待而言豈非吾之愛又有差等也哉其辭牴牾信乎其遁而窮矣朱子曰夷之所說愛無差等此其大病其言施由親始雖若粗有差別然亦是施此無差等之愛耳故孟子但責其二本而不論其下句之自相矛盾也夷之所以卒能感動而自知其非蓋因下文極言非為人泚之心有以切中其病耳此是緊要處當著眼目施由親始一句乃是夷子臨時撰出來湊孟子却不知愛無差等一句已自不是了他所謂施由親始便是把愛無差等之心施之然把愛人之心推來愛親是甚道理○人之有愛本由親立推而及物自有等級今夷子先以愛無差等而施之則由親始此夷子所以二本○事他人之親如己之親則是兩箇一樣重了如一本有兩根也○愛無差等何止二本蓋千萬本也○問夷子學於墨矣而必推其說以求合於儒何也曰天下之理其本有正而無邪其始有順而無逆故天

下之勢正而順者常重而無待於外邪而逆者常輕而不得不資諸人此理勢之必然也胡不以近世之佛學觀之吾所以拒彼者至矣彼未嘗不求自附於吾儒蓋不如是則尤反側而無以自安也其理之悖說之窮於此亦可槩見惜世無孟子無能因其所明以誘之者是以卒於漂蕩而不反也○慶源輔氏曰書曰立愛惟親記曰立愛自親始蓋愛必始於愛親因事親以立其愛即所謂孝弟為仁之本也然後推以及民及物自有差等輕重此仁義所以相為用也夷子雖陷於墨教而其天理一點之明終有不可息滅者此蓋秉彝之心也故其先親後疎之際猶知所擇而不至於逆施故孟子之言得因所明而入之夷子亦得因其明而受之也○雙峰饒氏曰夷之引若保赤子來證愛無差等孟子謂其差認了此句意彼有取爾也是說周書別有所取譬也下二句却解周書本意又曰一本便有厚薄如木然根幹枝葉自有

大小次第二本則天下皆是父母無分根幹枝葉了蓋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各有差等不同夷子不識以為愛無差等○雲峰胡氏曰本文云使之一本而集註以自然之理擇之蓋纔謂之使便似涉於人為今日天使之則莫之為而為故人物之生萬有不齊無不一本而生者若使之然莫非自然是之謂天夷子二本非天矣集註後節釋掩之誠是也以為若所當然正與此自然二字相應蓋此人事之所當然者即本於天理之自然者也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類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藁裡而掩之掩

之誠是也反泚七禮反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蚋音內 嘑楚怪

反泚七禮反 聒音詣為去 聲藥力追反 裡力知反

因夷子厚葬其親而言此以淡明一本之意上世謂

太古也委棄也壑山水所趨也蚋蚊屬姑語助聲或

曰蠖音姑音也嘑攢音姑音也祖官反共食之也顙額也泚泚然

汗出之貌睨邪視也視正視也不能不視而又不忍

正視哀痛迫切不能為心之甚也非為人泚言非為

他人見之而然也所謂一本者於此見之尤為親切

蓋惟至親故如此在他人則雖有不忍之心而其哀

痛迫切不至若此之甚矣反覆也藁土籠也裡盧紅反

土輦也於是歸而掩覆敷救反其親之尸此葬埋之

禮所由起也此掩其親者若所當然則孝子仁人所

以掩其親者必有其道而不以薄為貴矣慶源輔氏曰此又孟

子略其遁辭而專以其良心之發有不容已處深明

夫惟一本故其於親之喪哀痛迫切非他人之所可

得同者而因以見先王所制葬埋之禮必誠必信勿

之有悔者固皆自然之理而墨子二本薄葬之說為

一杜撰妄作而不可行也雙峰饒氏曰厚葬其親發

於其心之不能自己這便是夷子求見孟子之萌芽

孟子就舉上世不葬其親之說亦見得發於不容已
蓋上世不葬其親這一人於心有所不安却掩之葬
親之事自此始若以為掩得是則孝子仁人之掩其
親亦必自有箇道理以此觀之則厚葬其親自有不
容已者葬其親厚則愛無差等之說不攻自破
矣集註若所當然四字說掩之誠是一句佳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間曰命之矣

憮音武 間如字

憮然茫然自失之貌為間者有頃之間也命猶教也

言孟子已教我矣

朱子曰之字夷子名 若作虛字不成句法

蓋因其本心

之明以攻其所學之蔽是以吾之言易

去聲 下同

入而彼

之惑易解也

慶源輔氏曰孟子因夷之本心之明而入之得易納約自牖之義 雲峰胡氏

曰夷子之學墨非也而葬其親厚此一厚字猶是夷子行得是處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夷子之所言非也然此一始字猶是夷子說得是處所以可因其本心之明而教之也 新安陳氏曰驗人性之本善於此章尤可見焉

是焉
章文下
之而而嫌之也○博安刺刃曰鋤入卦之本善於此
然此一欲字辭是夷子語辭是與詞以何因其本心
于許辭是與愛無善辭由賤故夷子之詞言其也
曰夷子之學墨非也而善其賤卑也一與字辭是夷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六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章

通考勿軒熊氏曰七章言出處之道二章言仁政一章言異端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

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

王去聲

陳代孟子弟子也小謂小節也枉屈直伸也八尺曰

尋枉尺直尋猶屈已一見諸侯而可以致王霸所屈

者小所伸者大也

南軒張氏曰謂屈已事小王霸為大此自春秋以來風俗習於霸者

計較功利之說而有是言○新安陳氏曰孟子平生以不見諸侯自守故以此為問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喪去聲

田獵也虞人守苑囿之吏也招大夫以旌招虞人以

皮冠左傳景公將殺虞人虞人辭曰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元首也志士固窮

常念死無棺槨棄溝壑而不恨勇士輕生常念戰鬪而死喪其首而不顧也此二句乃孔子歎美虞人之

言夫音扶虞人招之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往况君子

豈可不待其招而自往見之邪此以上是掌反告之以

不可往見之意朱子曰不忘二字是活句須向這裏

入而不自得而彼之權勢威力亦皆無所施矣○南軒張氏曰虞人守官義不敢往義有重於死故也使一有畏死之心應非其招則見利忘義矣自常情觀之必重一死而以非其招為細事不知義之所在事無巨細苟愛一身之死而隳天命之正則凡可以避死者無不為而弑父與君之所由生也充虞人之心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之心也人紀之所由立也是以夫子取之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

利亦可為與

夫音扶與平聲

此以下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夫所謂枉小而所伸者大則為之者計其利耳一有計利之心則雖枉

多伸少而有利亦將為之邪甚言其不可也

和靖尹氏曰有

枉尺而直尋之心則亦必至於枉尋而直尺矣○朱子曰援天下以道若枉已便已枉道則是已失援天下之具矣更說甚事自家身既已壞了如何直人天下事不可顧利害凡人做事多要趨利避害不知纔有利必有害吾雖處得十分利有害隨在背後不知且在理上求之○慶源輔氏曰人有一計利之心則惟利是務始猶有枉小直大之辨浸浸不已其終併大小皆不復計不至滅天理壞人紀不止也孟子所

以極其流而言之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

乘去聲彊上聲女音汝為去聲舍上聲

趙簡子晉大夫趙鞅

於兩反

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

子幸臣與之乘為之御也復扶又反之再乘也疆而後

可嬖奚不肖疆之而後肖也一朝自晨至食時也掌

專主也範法度也詭遇不正而與禽遇也言奚不善

射以法馳驅則不獲廢法詭遇而後中去聲下同也詩小

雅車攻之篇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

皆中而力今嬖奚不能也貫習也朱子曰詭遇是做人不當做底行險

是做人不敢做底○雙峰饒氏曰射者是驅禽獸來迎而射之此禽當中來則可以正射若來得不正則

或當左或當右以射之御者自有法度射者不過迎而射之則不中非關御者事詭遇是詭道以遇禽獸

射者不能迎而射之而御者以詭遇則得中非射者之能乃御者之力也又曰前引虞人明不可往見之

意後引王良明不可枉尺直尋之意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如

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比必二反

比阿黨也若丘陵言多也南軒張氏曰事無巨細莫不有義利之兩端存焉曰

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學○或曰居今之世

者要當立此志而後可以守身

出處上聲去就不必一一中節欲其一一中節則道不

得行矣楊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已其能直人乎古
 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是以孔孟雖在春
 秋戰國之時而進必以正以至終不得行而死也使
 不恤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為之矣孔孟豈
 不欲道之行哉慶源輔氏曰欲道之行仁也進必以
 正義也仁義並行而不悖所以為聖
賢○新安陳氏曰揚雄謂孔子見陽貨為訕身以信
 道龜山謂雄非知孔子者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訕
 矣而可以信道吾未之信也當即此意以讀孟子此
 章竊謂陳代以不見諸侯為小節殊不知自君子觀
 之守孰為大守身為大枉已從人失身莫大焉不可
 以為所屈者小也枉已即是枉道枉道決不能行道

所關之大如此而可視為小節乎戒枉尋直尺而狗
 利過人欲也守義而不枉道存天理也不見諸侯凡
 三章此章一也此篇第七章公孫丑曰不見諸侯何
 義二也萬章下篇第七章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
 義三也宜
 參觀之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
 懼安居而天下熄

景春人姓名公孫衍張儀皆魏人怒則說音稅諸侯使

相攻伐故諸侯懼也新安陳氏曰二人皆破六國之
 從以為衡者熄如火之熄滅以

兵猶火
 故也

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

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

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焉於反

冠去聲女家之女音汝

加冠於首曰冠去聲女家夫家也婦人內夫家以嫁為

歸也夫子夫也女子從人以順為正道也蓋言二子

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非丈夫之

事也雙峰饒氏曰儀衍雖使得諸侯懼不過順其欲耳諸侯志在土地二人從而投其所好說之征

伐以得土地不過妾婦之事爾丈夫且不可為况大丈夫乎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

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

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朱子曰此心廓然無一毫私意直與天地

同量這便是居天下之廣居便是居仁到得自家立身更無些子不當於理這便是立天下之正位便是立於禮及推而見於事更無些子不合於義此便是行天下之大道便是由義論上面兩句則居廣居是體立正位是用論下面二句則立正位是體行大道是用要之能居天下之廣居自然能立天下之正位

行天下之大道○居字就心上說立字就身上說行字就施為上說又曰正位就處身上說大道就處事上說廣居是不狹隘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何廣如之正位大道只是不偏曲○雲峰胡氏曰集註於三句雖平說朱子廣居一句極重仁者之心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如廣居之內何所不容其所立所行從可知矣與民由之推其所得於人也由謂與民共由此仁禮義也所得亦

即此三者獨行其道守其所得於已也道即仁禮義之道淫蕩其

心也移變其節也屈挫其志也趙氏曰富貴則求得欲從故易至蕩其心

貧賤則居約處困故易至變其節遇威武又易至墮獲震懼故多挫攝其志氣○何叔京名

昭武曰戰國之時聖賢道否部鄙反天下不復扶又反見

其德業之盛但見姦巧之徒得志橫行氣焰以念可反

畏遂以為大丈夫不知由君子觀之是乃妾婦之道

耳何足道哉朱子曰居廣居以下惟集義養氣方到此地位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

不能屈以浩然之氣對著他便如此○觀孟子答景春之問直是痛快三復令人胸次浩然如濯江漢

而暴秋陽也○問大丈夫之說其詳可得聞乎朱子曰廓然大公心不狹隘則所居者真天下之廣居矣

履繩蹈矩身不苟安則所立者必天下之正位矣秉彝循理事不苟從則所行者皆天下之大道矣得志

與民由之則出而推此於人也不得志獨行其道則退而樂此於已也如是則富貴豈能誘而淫其心貧

賤豈能撓而移其志威武豈能脅而屈其節哉此其視衍儀之以睢盱側媚得志於一時真可謂妾婦之

為而所謂大丈夫者其不在彼而在此也決矣然此
 數言者皆以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為主而夫三言
 者又以廣居為主也○南軒張氏曰公孫衍張儀持
 合從連衡之說以動諸侯景春徒見其言足以捍闔
 搖撼而遂以為大丈夫其說固為陋矣而孟子以衍
 與儀比妾婦之道者蓋事君以弼違為義不當徇其
 欲也衍與儀不知正救其心術而徒探其意之所欲
 為以神其說此何以異於妾婦之道無違夫子以順
 為正者乎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與天地萬物本無有
 間惟其私意自為町畦而失其廣居失其廣居則遷
 貳流蕩亦無以立於正位而行其大道矣與民由之
 與其由乎此也雖不得志此道未嘗不由於已也不
 能淫不能淫此不能移不能移此屈不能移此屈此也此
 者何也廣居正位大道是也蓋得乎已而外物舉不
 足以貳之也所謂大丈夫者蓋如此○雲峰胡氏曰
 當時但見姦巧之人氣焰可畏豈知聖賢剛大浩然

之氣哉通考朱氏公遷曰中庸政君子和而不流至
 章末與此一節言節操通以立身之道言之亦曰平
 居自守之節餘如孟子論柳下惠之介亦是此類但
 君子大丈夫是學問之功下惠之可稱者只是資質
 之美未必義
 理之純全也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

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

無君則弔

傳直戀反質與贊同下同

周霄魏人無君謂不得仕而事君也皇皇如有求而

弗得之意

記曰皇皇焉如

出疆謂失位而去國也質

所執以見人者如士則執雉也

周禮春官大宗伯以禽作六摯以等諸侯

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音木工商執鷄摯之為言至也所執以自致也亦作贄皮帛者束帛而表以為之飾皮虎豹之皮羔小羊取其羣而不失其類鴈取其候時而行雉取其守介而死不失其節鶩取其不飛先鷄取其守時而動

出疆載之者將以見所適國

之君而事之也

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

周霄問也以已通太也後章放

上聲此通考雙峰饒氏曰一年有四時

之祭若失位三月便廢此一祭故可弔弔其不得祭非弔其不得君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

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為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

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

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

盛音成繅素刀反皿武承反

禮曰諸侯為籍

秦昔反

百畝冕而青紘

音宏

躬秉耒以耕

而廢人助以終畝收而藏之御廩以供宗廟之粢盛

記祭義昔者天子為籍千畝冕而朱紘纓也躬秉耒諸侯為籍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為醴酪粢音咨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

○周禮天官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籍以時入之

以其齊盛王以孟春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
 卿諸侯九推庶人終十畝籍之為言借也王一耕之
 而使庶人耘芋終之齊盛祭祀所用穀也粢稷也穀
 以稷為長在器曰盛○穀梁傳桓公十四年天子親
 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甸粟而肉三宮三
 宮米而藏之御廩甸甸師掌田之官也三宮三夫人
 也宗廟之禮君親割夫人親春之使世婦蠶于公桑蠶室奉繭反古典

以示于君遂獻于夫人夫人副禕音揮受之纁三盆手

遂布于三宮世婦使纁以為黼黻音芥文章周禮冬官考工

記曰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謂之繡而服以祀

先王先公記祭義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道川而為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幘卜二

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人蠶於蠶室大昕季春朔
 日之朝也諸侯三宮半王后也奉種浴於川桑於公
 桑風戾以食之風戾之使露氣燥乃以食蠶蠶性惡
 溼世婦卒蠶奉繭以示於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曰
 此所以奉為君服與平聲遂副禕而受之副禕正后
 之服因少牢以禮之及良日夫人纁三盆手三盆手
 者三淹也凡纁每淹大總以手振之以出緒也遂布
 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纁遂朱綠之玄黃之以
 為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祭先王先公敬之至也
 通考東陽許氏曰紘以組為之而屬兩端於武所以
 固冕於首也副者王后之首服猶王之冕禕者王后
 之衣猶王之袞衣二者皆王后之服此言諸侯之夫
 人者禮記注謂審二王之後與○吳氏程曰副編髮
 為之所以覆首為飾禕與鞞同刻繒為之形而采畫
 之綴於衣也○趙氏德曰周禮內司服掌王后六服
 禕衣其一其色玄追師掌王后首服為副夏后氏官

名故以名冠冕之官副遺象若今之步搖副禕皆祭服

又曰士有田則祭無田

則薦

記王制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庶人春薦稷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有田者既

祭又薦新祭以首時薦以仲月

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牲殺牲必特殺

也皿

眉永反

所以覆

敷救反

器者

慶源輔氏曰此先王之制必如是然後能自盡

其心至於不得奉祭祀則神不容以自安而人亦以為弔焉古人之重祭祀也如此○雙峰饒氏曰三月無君則弔恐是為士先有位後失位者言之畢竟子為士則祭以士子為大夫則祭以大夫尋常有祭一旦失位而不得祭一年有四時之祭若失位三月便廢一祭故可弔之弔其不得祭非弔其不得君也古人重祭祀故如此不然則如何三月無君便弔

出疆必載質何也

周霄問也

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出疆舍其耒耜哉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

與鑽穴隙之類也

為去聲舍上聲灼音酌隙去逆反惡去聲

晉國解見

反形句

首篇仕國謂君子游宦之國霄意以

孟子不見諸侯為難仕故先問古之君子仕否然後

言此以風

去聲

切之也男以女為室女以男為家灼亦

媒也言為父母者非不願其男女之有室家而亦惡

其不由道蓋君子雖不潔身以亂倫而亦不徇利而

忘義也

慶源輔氏曰周霄亦頗有策士之風但孟子據道之極不為其所動直述其義理以告之

而已○士之仕猶男女之願有室家者此正理也至於為人男女而不待父母之命媒灼之言鑽穴隙相

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而仕者不循天理

之正不俟人君之招屈已以徇利枉道以事君則為

聖賢之學皆賤之直與兒女子相窺相從者無異故

君子之於仕未嘗潔身以亂倫而長往不顧亦未嘗

徇利忘義而屈道以伸身也○雲峰胡氏曰集註末

二句與論語解不仕無義處語意同而實有不同者

論語是從不仕無義處說來故雖兩句而實一意孟

子是從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兩句

說來故兩句自是兩意論語蓋謂夫子雖責隱者之

不仕而義之一字雖仕亦有不可苟者故集註謂君

子雖不亂倫不仕而其間亦非不義而仕故下一非

字孟子謂既不可不仕又惡不由其道故下一不字

集註字字句句精審如此學者當如此看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

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

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

更平聲乘從皆去聲

傳直戀反簞音丹食音嗣通考吳氏程曰直戀反合正其音更作張戀反與傳車之傳同毛晃收入牲戀反內訓通殊附會

彭更孟子弟子也泰侈也

新安陳氏曰孟子歷聘徒御衆多食於諸國故更以

爲泰陋矣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言不以舜爲泰但謂今之士無功而食人之食則不

可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

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

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

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

羨延面反

通功易事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羨餘也有餘言

無所買

音茂

易而積於無用也梓人匠人木工也輪人

輿人車工也

新安陳氏曰傳先王之道雖未得行於當時守先王之道乃可以傳之來世此

其繼往聖開來學有功於吾道甚大孟子蓋自謂也
〔通考〕趙氏惠曰梓人成器械以利用匠人營宮室以
安居輪人作車輪以運
行輿人作車輿以利載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

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為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

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

曰食志

與平聲可食而食
食志食功之食皆

音嗣
下同

孟子言自我而言固不求食自彼而言凡有功者則

當食

音嗣

南軒張氏曰君子

子之志固不在食而為國
當食之夫王者之祿夫人

為有以賴其用而可祿耳
豈必以其志之
欲而祿之哉如其志是
率天下而利也

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

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墁武安反于食
之食亦音嗣

墁牆壁之飾也毀瓦畫墁言無功而有害也既曰食

功則以士為無事而食者真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

義者矣

雙峰饒氏曰當時
功利之說盛不知聖道之
有用見孟子所至之國
時君稍見尊禮養其

從者則以為無事而食如
王子塾問士何事不素餐
兮皆是此意畢竟當時之
君雖能養之而不能用之
故時人有此疑然而當時
諸侯尚知尊敬儒者如孔
子之適衛孟子之仕齊皆
有所養亦是先王之澤未

泯○新安陳氏曰此章當與盡心上不素餐兮章參看君子居是國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縱未能為當世開太平亦足以繼往聖之絕學而為後世開太平其有功於道統者為何如更等乃以無事而食議之抑何其無知也食志為人上者不當言食功則功之大小輕重所當辨志可以觀人非所以食人專食志則志貪饕者皆得食矣食功而不審其大小輕重則僅有功於器物者得以加諸有功於吾道者矣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

如之何惡去聲

萬章孟子弟子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

欲霸天下疑卽此時也

史記宋世家偃立為君十一年自立為王東敗齊取五城

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與齊魏為敵國盛血以韋囊懸而射之命曰射天淫於酒婦人羣臣諫者輒射之於是諸侯皆曰桀宋宋其復為紂所為不可不誅告齊伐宋王偃四十七年齊湣王與魏楚伐宋殺王偃遂滅宋而三分其地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

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

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

盛也湯使亳眾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帥其民要其

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

遺唯季反盛音成往為之為去聲饋食酒

食酒食之食音嗣要

葛國名伯爵也放而不祀放縱無道不祀先祖也亳

衆湯之民其民葛民也授與也餉亦饋也書商書仲

虺

許偉反

之誥也仇餉言與餉者為仇也

朱子曰書所謂葛伯仇餉

若非孟子之言人孰知其曲折如此哉

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

匹夫匹婦復讎也

為去聲

非富天下言湯之心非以天下為富而欲得之也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

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

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

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

載亦始也十一征所征十一國也

通考趙氏惠曰所征十一國按詩商

頌韋顧既伐昆吾夏桀韋豕韋也顧國也昆吾氏也三國黨於桀惡湯先伐韋顧克之昆吾夏桀則同時

誅也據此則曰葛曰韋曰顧曰昆吾曰夏餘已見形

桀又尚書云遂伐三股凡六伐餘無可考

反前篇新安陳氏曰此湯行王政而王之事也

有攸不為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

惟臣附于六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

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

而已矣食音嗣

按周書武成篇載武王之言孟子約其文如此然其

辭特與今書又不類今姑依此文解之有所不為臣

謂助紂為惡而不為周臣者匪與篚同玄黃幣也紹

繼也猶言事也言其士女以匪盛音成玄黃之幣迎武

王而事之也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謂我后也

休美也言武王能順天休命而事之者皆見休也臣

一附歸服也孟子又釋其意言商人聞周師之來各以

其類相迎者以武王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

者誅之而不為暴虐耳君子謂在位之人小人謂紂

民也

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太誓周書也今書文亦小異言武王威武奮揚侵彼紂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於湯

之伐桀又有光焉引此以證上文取其殘之義新安陳氏

曰此武王行王政而王之事也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宋實不能行王政後果為齊所滅王偃走死○尹氏

曰為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皆將歸往之恨其征伐之不早也尚何疆國之足畏哉苟不自治而

以疆弱之勢言之是可畏而已矣慶源輔氏曰尹氏說盡後世為國而

不自疆但以疆大為畏者之病誠能反是道而求之於已則知仁者之果無敵而帝王之道是誠在我而已○問趙氏註修德無小暴慢無疆晁補之曰修德無小能修德則小可大暴慢無疆遇修德則疆必弱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

傳諸曰使齊人傳之曰一齊人傳之衆楚人咻之雖日

撻而求其齊也不可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

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

與平聲
咻音休

戴不勝宋臣也齊語齊人語也傳教也咻謹也齊齊

語也莊嶽齊街里名也楚楚語也此先設譬以曉之

也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何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

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

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居州亦宋臣言小人衆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

南軒張氏曰衆君子之間置一小人猶足以蔽主而
敗類一君子而遇衆小人且不能安其身如正君何
格君之任有孟子而戴不勝不能知也尚何望焉○

慶源輔氏曰古之大臣欲正其君者豈待取辦於一
人而已哉必也兼收並蓄旁求廣取使忠賢之士畢
集于朝在君之左右前後者無非正人端士然後可

以薰陶漸染以變化其氣質成就其德性是豈獨欲
趨事赴功而已哉○雲峰胡氏曰此篇言宋事者三
章正好通看前章謂宋不行王政後章不能什一去
開市之征見得實不能行王政此章言小人衆而君

子獨見宋之所以
不能行王政也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見

不為臣謂未仕於其國者也此不見諸侯之義也

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

可以見矣辟去聲內與納同

段干木魏文侯時人泄柳魯繆音公時人文侯繆公

欲見此二人而二人不肯見之蓋未為臣也已甚過

甚也迫謂求見之切也慶源輔氏曰士固當守義而不往見國君如二君屈已求

見意已誠切聖賢處此必將出見今拒絕之如此則過甚而非義矣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

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矚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

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欲見

之見音現惡去聲矚音勦

此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欲見孔子欲召

孔子來見已也惡無禮畏人以已為無禮也受於其

家對使去聲人拜受於家也其門大夫之門也矚窺也

陽貨於魯為大夫孔子為士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

饋之欲其來拜而見之也先謂先來加禮也慶源輔氏曰陽

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雖小人秉彝不可殄貨既先

來加禮於已則已烏得而不答之然貨之意則非誠

矣故但往答其禮而不欲見其人是亦不屑之教誨

也天地之施與萬物者豈有差忒哉新安陳氏曰

往答其禮禮也不欲見其人義也

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

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

已矣脅虛業反赧奴簡反

脅肩竦音體諂笑強上聲笑皆小人側媚之態也病

勞也夏畦夏月治畦之人也言為此者其勞過於夏

畦之人也未同而言與人未合而強與之言也赧赧

慙而面赤之貌由子路名言非已所知甚惡去聲之

辭也孟子言由此二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必

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而輒往見之也南軒張氏曰若不當往見而往

見是苟賤以求合與脅肩諂笑未同而言者何以異

慶源輔氏曰曾子重厚篤實故視小人側媚之態

如病于夏畦之人而深憐之子路剛勇果決故以未

同而言赧赧其色者為非已所知而深惡之二子所

守如此雖各因其資質然亦是學力所就也○此章言聖人禮義之中正

過之者傷於迫切而不洪不及者淪於汚音賤而可

恥汪氏廷直曰君子所養貴乎中而已太剛則至於絕物太柔則至于喪已于木泄柳太剛者也曾路

所譏太柔者也孔子於貨之饋而往拜則與太剛者異矣拜之必矚其凶則與太柔者異矣所以無可無

不可而為聖之時也孟子前言二子之所行以明其過後述曾路之所言以明其不及中舉孔子事以明

聖人之用中然則孟子之不見諸侯守其分義之中而已○慶源輔氏曰孔子之事禮義之中正也差以

毫釐則失之矣于木泄柳則過乎禮義之中正矣故傷於迫切而不洪曾子子路之所言則不及乎禮義

之中正者故淪於汚賤而可恥此君子之行已所以戰戰兢兢而唯恐有過不及之失也然與其汚賤之

可恥寧失於迫切而不洪段干泄柳猶為狷者也○雙峰饒氏曰觀陽貨事則不特諸侯不可見觀曾子

子路之言則不特不可往見雖平交之人亦不可強與之言蓋物不可以苟合○雲峰胡氏曰士尚志傷

於迫切者量雖未洪猶不失為志之高淪於汚賤者其志甚卑無足道矣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

來年然後已何如去上聲

盈之亦宋大夫也什一井田之法也關市之征商賈

之稅也音已止也古

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鷄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

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

攘如羊反

攘物自來而取之也損減也

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知義理之不可而不能速改與月攘一雞何以異哉

南軒張氏曰君子之遠不義也如惡惡臭其不敢邇也如探湯其不敢須臾寧也如坐塗炭而其徙義也如飢渴之於飲食蓋見之之明而決之之勇以為不如是則不足以自扶而自新也士之持身於改過遷善之際而為盈之之說則將終身汨沒於過失之中人臣之謀國於革弊復古之事而為盈之之說則終陷於因循苟且之域故自修身至于治國知仁勇之三德缺一不可也知以知之仁以行之勇以決之可

不務哉慶源輔氏曰天下事只有義利兩端纔出義便以利言也焉有兩存之理若知義理之不可而猶有吝惜之意不肯速改則亦終歸於悠悠必不能自拔而自新矣新安陳氏曰請輕之如減日攘為月攘不知其非義不智也知其非義而不速改不勇也不智之罪小不勇之罪大通旨朱氏公遷曰語年饑用不足章什一去關市之征章及此章言賦稅皆因其過而以中道矯之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

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好去聲

同治去聲

生謂生民也一治一亂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

尋理之常也

徽庵程氏曰氣化在天者有盛有衰盛焉而治衰焉而亂也事理在人者有得

有失得焉而治失焉而亂也治不生於治而生於亂亂不生於亂而生於治如環無端此理之常固無足惟所貴乎聖賢之生斯世亦惟以理御氣庶幾反失而得反衰而盛反亂而歸於治焉耳○雲峰胡氏曰古今一治一亂只是氣化人事反覆相尋於無窮或氣化有盛衰而人事之得失於是乎生或人事有得失而氣化之盛衰於是乎轉反覆相尋皆理之常也○新安陳氏曰學者當深察孟子所以不得已之心下文詳之章末又申言此二句以結之豈惟孟子凡聖賢出而任三才扶三綱皆不得已也一治一亂乃此章綱領下文節節照應之

當堯之時水逆行汜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

者為巢上者為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

音洚

降又胡貢胡工二反

水逆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溢也下下地上高

地也營窟穴處

上聲

也書虞書大禹謨也洚水洚

胡貢反

洞無涯之水也警戒也此一亂也

慶源輔氏曰此一亂純由乎氣化也

○雲峰胡氏曰自開闢至于堯之時不知幾治亂斷自堯起有徵也洚水自繫乎氣化而曰警余未嘗不反而求諸人事也所以此一亂即轉而為一治也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

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

人得平土而居之菹側魚反

掘地掘去上聲壅塞也菹澤生草者也地中兩涯之間

也險阻謂水之汜濫也遠去也消除也此一治也慶源

輔氏曰此一治氣化人事相參者也夫人與鳥獸亦相為多寡蓋同稟於氣故也繁氣盛則正氣衰正氣多則繁氣少聖人於其間有造化之用亦時焉而已
○新安陳氏曰洪水乃治世之一亂禹反其亂而治之此禹之不得已於有為者也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為汚池民

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

作園囿汚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

壞音怪行去聲下同沛蒲內反

暴君謂夏太康孔甲履癸商武乙之類也宮室民居

也沛草木之所生也澤水所鍾也自堯舜沒至此治

亂非一及紂而又一大亂也慶源輔氏曰此一亂氣化人事相符者也自堯

舜沒其間夏太康至商武乙等暴君不一難以類數至紂而大敗極亂而無以復加矣故直推至紂時言之想見夏桀之時亦未必有飛廉等惡人與夫虎豹犀象之害也
○雙峰饒氏曰暴行即上面壞宮室棄

田宅也暴行通上下而言必有邪說糊塗了箇理義然後暴行始作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不顯哉文王謨不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

缺

相去聲奄平聲

奄東方之國助紂為虐者也

鄒晉昭曰奄字書作郚古通用衣險衣廉二反

說文衣檢反註周公所誅奄國飛廉紂幸臣也五十國皆紂黨虐民

者也書周書君牙之篇不大也顯明也謨謀也承繼

也烈光也佑助也啓開也缺壞也此一治也

慶源輔氏曰此

一治又氣化人事相參者也舉書言文王武王謀謨之大功業之光所以佑助開迪夫後人者莫非正大之道周全盡美而無一毫缺壞之失也蓋正可為也無缺為難無缺謂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三千三百之儀與至誠無倚之道竝立而不偏凡所以正德利用厚生之具無一之不備防偽禁邪正慝之法無一之或隙夫然後可以為無缺至春秋時則道墜于地而無復有存者矣○趙氏曰按奄國在淮夷之北飛廉善走以材力事紂周武王伐紂并殺之○新安陳氏曰商末大亂武王周公反其亂而治之此武王周公之不得已於有為者也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

者有之 有作之有讀 又古字通用

此周室東遷之後又一亂也 慶源輔氏曰此一亂又氣化人事相符者也前

乎此者雖曰世亂然但禽獸繁殖有以戕民之生而猶未至賊人之性至此以後則遂至傷壞人倫將使人盡為禽獸之歸其禍又慘矣此一亂又甚於前日是亦氣化人事之使然也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胡氏曰 胡氏名安國字康侯建安人 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厚典

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 新安倪氏曰書臯陶謨篇

云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書言天子治天下之事孔子作春秋其大旨正以明此治天下之事而為後世法也○惇典之惇集註避宋光宗諱而以厚字代之 知孔子者謂此書之

作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

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 通考吳氏程曰

以慮後世而知聖人者君子也故幸其存天理遏人欲以託南面而罪聖人者小人也故戚其不得肆欲 通古 朱氏公遷曰此以事功言孔子繼往聖開來學則其功賢於堯舜撥亂世而反諸正則其功著於春

秋宰我舉其統體言孟子即其一事言愚謂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

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問孔子作春秋特載之空言亂賊何

緣便懼恐未足以為一治朱子曰非說當時便一治只是存得箇治法使道理光明燦爛有能舉而行之

為治不難當時史書掌於史官想人不得見孔子取而筆削之而其義大明孔子亦何嘗有意用某字使

人知勸用某字使人知懼用某字有甚微詞與義使人曉不得足以褒貶榮辱人來不過如今之史書直

書其事善惡瞭然在目觀者知所勸懲故亂臣賊子有所懼而不敢犯耳慶源輔氏曰此一治又純乎

人事者也雖氣化不應而不使孔子得位以撥亂而反之正然討亂賊垂治法其功又大於舜禹矣潛

室陳氏曰此謂聖人以王法繩諸侯所褒所貶皆是奉行王法此聖人大用非孟子不能知胡氏發明備

矣雲峰胡氏曰集註前言禹與周公之功曰此一治也此當時之治也此言孔子春秋之功曰此亦一

治也萬世之治也新安陳氏曰孔子雖不能與治道於當時而能垂治法於後世蓋在當時倫紀亂矣

孔子欲反其亂而治之此孔子之不得已於有言者也通旨朱氏公遷曰思無邪王者之迹熄而詩亡及

此節總論一經之旨孔子之論詩是欲人知其要孟子之論春秋是欲人知其義王者迹熄一章是明孔

子作春秋之法世衰道微一節是明孔子作春秋之本意○又如孟子春秋無義戰之云亦總論一經之

旨是又專主征伐而言者也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

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

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

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

橫為皆去聲莩皮表反

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復

扶又反

知有致身之義故無君

墨子愛無差

楚宜反

等而視其至親無異眾人故無父

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而已公明儀之言

義見

形何反

首篇充塞仁義謂邪說徧滿妨於仁義也

雲峰胡氏曰不中則曰橫議不正則曰邪說

孟子引儀之言以明楊墨道

行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而大亂將起是亦

率獸食人而人又相食也此一亂也

朱子曰楊墨只是差些子

其末流遂至於無父無君蓋楊氏見世人營營於名利埋沒其身而不自知故獨潔其身以自高如荷簣接輿之徒是也然使人皆如此潔身而自高則天下事教誰理會此便是無君也墨氏見世間人自私自利不能及人故欲兼天下之人而盡愛之然不知有一患難在君親則當先救之在他則後救之若不分先後則是待君親猶他人也此便是無父此二者之所以為禽獸也○楊朱乃老子弟子其學專於為已列子云伯成子高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其言曰一毛安能利天下使人人不拔一毛不利天下則天

下自治矣○問墨氏兼愛何遽至於無父曰人也只
 孝得一個父母那愛得許多能養其父母無缺則已
 難矣想得他之所以養父母者粗衣糲食必不能堪
 蓋他既欲兼愛則愛父母必疎其孝不周至非無父
 而何哉墨子尚儉惡樂所以說里號朝歌墨子回車
 想得是個澹泊枯槁底人其事父母也可想見○問
 率獸食人亦深探其弊而極言之非真有此事曰不
 然即他之道便能如此楊氏自是箇退步愛身不理
 會事底人墨氏兼愛又弄得沒合殺使天下悵悵然
 必至于大亂而後已非率獸食人而何如東晉之清
 談此便是楊氏之學即老莊之道少間百事廢弛遂
 啓夷狄亂華其禍豈不慘於洪水猛獸之害又如梁
 武帝事佛至于社稷丘墟亦其驗也○慶源輔氏曰
 此一亂又氣化人事相符者也聖人之道非不愛身
 也然有致身事君之義有殺身成仁之時故不至于
 無君非不愛物也然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有自

然之字故不至於無父無君無父則人道滅絕又將
 視弑父與君而冥然不覺矣是則人而反與禽獸無
 異也故引公明儀之說以言楊墨道行則人皆無父
 無君安於戕賊以陷於禽獸而大亂將起是亦與公
 明儀所謂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者類矣楊墨之道不
 息則邪說誣民孔子之道不著則充塞仁義也此四
 句只是說天理人欲不並立而已所謂邪說徧滿妨
 於仁義者是解邪說誣民充塞仁義兩句也以徧滿
 字解充字以妨字解塞字但不曾解誣民兩字耳其
 實謂邪說誣罔天下之人其勢至于充盛窒塞人心
 固有之仁義使不能發也夫仁義具於人心而為邪
 說所誣而充塞之使不能達於外况能擴充之以全
 其量乎○西山真氏曰楊朱自一身之外截然不恤
 故其迹似乎義墨翟於親疎之間無所不愛故其迹
 似乎仁殊不知天下之理本一而分則殊故君子親
 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心無不溥而其施有序心無

不溥則非為我矣其施有序則非兼愛矣楊朱專於
 為我則昧乎理之一墨翟一於兼愛則昧乎分之殊
 若是而曰仁義乃所以賊乎仁義也○雙峰饒氏曰
 墨氏無父之教便充塞了仁楊氏無君之教便充塞
 了義有仁義則天下治無仁義則天下亂今仁義既
 充塞則亂將起而率獸食人人又將相食矣通旨朱
 氏公遷曰聖賢闢之以義孟子之時楊墨二家最為
 害道其次則有兵家農家縱橫家及貨殖之徒各專
 一業以聾瞽天下大抵惑人心者莫如兼愛為我快
 君心者莫如強兵富國而皆足以重斯世之禍也故
 深闢之

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
 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

易吾言矣

為去聲復扶又反

閑衛也放驅而遠

去聲

之也作起也事所行政大體也

西山真氏曰事者政之目政者事之綱○雙峰饒氏曰無父無君乃楊墨之見於行事者少焉充塞仁義而至於率獸食人是害於其政了孟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楊墨之害

自是滅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治也

此乃孟子所以不得已而有言也○慶源輔氏曰此一治又純乎人事也雖氣化不應孟子亦不得志於時然因其言而異端滅息吾道至今得以不墜此孟氏之功所以不在禹下而亞於孔子也○雲峰胡氏曰前云此一治也周公之功與禹同此云是亦一治也孟子之功與夫子同程子曰楊墨

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於楊墨 此就當時之異端言 蓋楊

氏為 去聲下同 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

易 去聲 見 史記申不害故鄭之賤臣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韓非者韓之諸

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為不如非故孟子

止闢楊墨為其惑世之甚也佛氏之言近理又非楊

墨之比所以為害尤甚 問墨氏兼愛疑於仁此易見楊氏為我何以疑於義朱氏

曰楊朱看來不似義他全是老子之學只是箇逍遙物外僅足其身不屑世務之人只是他自愛其身界限齊整不相侵越微似義耳然終不似也又曰楊墨只是硬恁地做佛氏最有精微動得人處○雙峰饒

氏曰前言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此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亦各有

意前言畢竟政是大體事是小節今既生於其心則必害於大體既害於大體則少焉於那小節都壞

了 通考 仁山金氏曰佛氏寂滅類楊而禪定立脫之說過之慈悲普施類墨而平等無生之說過之蓋兼

無父無君之教而資率獸食人之禍者所以其害為尤甚○楊氏真曰晉魏出臣道壞佛老興子道絕又

曰與端蟠結於中國而不解者以名士大夫主之也故唐則蕭瑀王縉白居易裴休梁肅也宋則王安石

蘇軾黃庭堅張商英也故上而君相下而閭里信之而不疑○善按二程子闢佛老之說凡五十餘條而

其要則曰佛有髮而僧復毀形佛有妻子舍之而僧絕其類其二則曰釋氏謂既明此理而又執持是理

故為障此錯看了理字也天下只有一箇理既明此理夫何復障若以理為障則是已與理為二又曰釋

氏有出家出世之說家本不可出却為它不父其父不母其母自逃去固可也至于世則怎生出得既道出世除是不戴皇天不履后土始得然又渴飲而飢食戴天而履地又問華嚴第一真空絕相觀第二事理無碍觀第三事事無碍觀譬如鏡燈之類包含萬象無有窮盡此理如何曰只是釋氏要周遮一言以蔽之曰萬理歸于一理也凡此足以見似是而非與夫大亂真者矣因并附焉

通旨朱氏公遷曰禹周公孔子以事功言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抑止也兼并

平聲

之也總結上文也

西山真氏曰三聖事雖不同而其救

天下之患立生民之極則一也

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敢我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

說見

形前反下解見音攝

上篇承當也

雙峰饒氏曰孟子所以引戎狄荆舒者以楊墨

乃夾秋之教也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行好皆去聲

詖淫解見前篇辭者說之詳也承繼也三聖禹周公

孔子也蓋邪說橫流壞音怪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

災慘於夷狄篡弑之禍故孟子深懼而力救之再言

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道之

君子孰能真知其所所以不得已之故哉朱子曰當時如縱橫刑名

之徒孟子都不管他蓋他只害得箇麤底若楊墨則

害了人心須著與之辯也然孟子於當時只在私下

憊地說所謂楊墨之徒也未怕他到後世却因其言

而知聖人之道為是知異端之學為非乃是孟子有

功於後世耳○問孟子欲息邪距詖而必以正人心

為先何也曰此探本之言也以聖道不明人心不正

而邪說得以乘間入之也曰然則亦明聖道以正人

心而已何必為此紛紛而涉好辯之嫌乎曰邪說既

人則人心益以不正聖道益以不明矣此又其末之

不可不理者也故孟子道性善稱堯舜必使天下曉

然知仁義之所在者此所以正人心而為息邪距詖

之本也排為我斥兼愛必使天下曉然知邪詖之不

可出者此所以息邪距詖而為正人心之用也蓋其

體用不偏首尾相應如此然後足以撥亂世而反之

正此所以雖得其本而不免於多言也然豈其心之

所好哉亦畏天命悲人窮不得已而然耳昔湯伐桀

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武王伐桀曰予弗順天厥罪

惟鈞夫豈好戰哉孟子之心亦若此而已矣豈得以

好辯之小嫌而遂輟不言哉○慶源輔氏曰重言豈

心而知邪說之真可畏也○問邪說詖行如何分雙

峰饒氏曰說既邪辟其行必偏詖其辭愈見淫蕩詖

行淫辭自邪說上來放者放廢距絕○雲峰胡氏曰

洪水猛獸之災由氣化夷狄篡弑之禍由人事邪說

為人心之害則有甚於此者矣人之本心未嘗不正為邪說所害易淪胥於不正故孟子之辯拳拳欲正人心其仕也亦必先於正君心○新安陳氏曰洪水猛獸夷狄篡弑皆災禍之害人身者惟在於一時若邪說乃災禍之壞人心者且流於無窮而為害尤甚慘此孟子所以不得已而深排力救之也通考雙峰饒氏曰前言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為綱領下面又言治了又亂亂了又治再三如此反覆說了則又到此以三段總結前而以予不得已一句起頭後以予不得已一句結合既而又繳上不得已去通旨宋氏公遷曰此孟子以闢異端自任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言苟有能為此距楊墨之說者則其所趨正矣雖未

必知道是亦聖人之徒也孟子既答公都子之問而

意有未盡故復扶又言此蓋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

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

不必士師也慶源輔氏曰此義自朱子發之若朱子

則真可謂以道自任者故言此以詔天下使天下人入存此心則異端之說將無所容而聖人之道不復有蔽蝕之者矣豈小補哉○孟子意謂自今以後不待有知道者真能息滅楊墨之害然後可以繼聖人之事但能為說以距則是亦聖人之徒矣此可見自任之重而望人之切也○西山真氏曰所以勉天下學者皆以闢異端扶王道為心庶幾生人之類不淪胥於禽獸也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

意推之則不能攻討而又倡為不必攻討之說者其

為邪說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

朱子曰出邪則入正出正則入邪二者之

間蓋不容髮雖未知道而能言距楊墨者已是心術向正之人所以以聖人之徒許之與春秋討賊之意同○纔說道要距楊墨便是聖人之徒如人逐賊有人見之若說道賊當捉當誅這便是主人邊人若說道賊也可恕這便喚做賊之黨○不討亂賊而謂人勿討者凶逆之黨也不距楊墨而謂人勿距者禽獸之徒也聖賢立法之嚴至於如此可不畏哉○新安陳氏曰如解攻乎異端為攻擊閑先聖之道為閑言皆是不必攻討之說○尹氏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

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故孟子辨邪說如是之嚴

而自以為承三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辯日之

是以常人之心而度

待洛反

聖賢之心也

程子曰大抵儒者潛心正

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終則不可救如師也過商也不及於聖人中道師只是過於厚些商只是不及些然而厚則漸至於兼愛不及則便至于為我其過不及同出於儒者其未遂至楊墨至如楊墨亦未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推之便至於此蓋其差必至于是也○朱子曰此段最好看見諸聖賢遭時之變各行其道是這般時節其所以正救之者是這般樣子這見得聖賢是甚麼樣大力量恰似天地有缺處得聖賢出來補教周全過得稍久又不免有缺又得聖賢出來補這見聖賢是其力量直有闔闢乾坤之功
○新安陳氏曰聖賢反世之亂而治之達而在上則見於有為而治功見於當時窮而在下則不免於有

言而治法垂於後世孔子曰予欲無言終不能無言也作春秋以為後法猶未至于辯者孔子之時異端未熾而孔子之聖言教易乎故也至孟子則時益降異端益熾而孟子之亞聖又不及孔子公孫丑萬章之徒聞言猶未達况於外人則其闢楊墨烏得而不言言烏得而不辨蓋有大不得已焉者既以不得已於辯者自致其力尤以能言距楊墨望凡為吾徒者之同致其力焉非朱子深知孟子之心孰能發其精微之蘊如此哉此章於古今世道聖賢事業關涉甚大宜精察深思之○東陽許氏曰集註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竊謂氣化盛人事得則天下治氣化衰人事失則天下亂是固然矣然孟子此章答好辨之問而孟子之辯專為闢楊墨而發則易亂為治全賴人事以補天道之不足反氣化之衰而至於盛也觀堯禹之治水則以人事而回氣化武王周公誅紂伐奄孔子作春秋則以人事而救衰失所以孟子

亦於衰失之時闢楊墨以回氣化正人事也此正聖賢作用參天地贊化育之功讀此章當如此會集註之意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

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於音烏下於陵同 螬音曹咽音宴

匡章陳仲子皆齊人廉有分辨不苟取也於陵地名

螬音齊螬蟲也匍匐言無力不能行也咽吞也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

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孽博厄反惡平聲蚓音引

巨擘大指也言齊人中有仲子如衆小指中有大指

也充推而滿之也操去聲所守也蚓丘蚓也言仲子未

得為廉也必若滿其所守之志則惟丘蚓之無求於

世然後可以為廉耳慶源輔氏曰齊俗奢侈放縱當戰國時士之傷廉者必多有之

此匡章所以推仲子之廉而孟子亦以為齊人之巨擘也

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

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

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夫音扶與平聲

槁壤乾音干土也黃泉濁水也抑發語辭也言蚓無求

於人而自足而仲子不免居室食粟若所從來或有

非義則是未能如蚓之廉也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纊以易之也辟音僻纊音盧

辟績也纊練麻也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

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

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馘者已頻顙曰惡用是魍魎者為哉他日其母殺是馘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魍魎之肉也出而哇之

蓋音閣辟音避頻與顙同顙與

感同子六反惡平聲魍魚乙反哇音蛙

世家世卿之家兄名戴食采音菜於蓋其入萬鍾也歸

自於陵歸也已仲子也魍魎馘聲也頻顙而言以其兄受饋為不義也哇吐之也

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為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

平聲守如此至於妻所易之粟於陵所居之室既未必

伯夷之所為則亦不義之類耳今仲子於此則不食不居於彼則食之居之豈為能充滿其操守之類者乎必其無求自足如丘蚓然乃為能滿其志而得為廉耳然豈人之所可為哉○范氏曰天之所生地之

所養惟人為大記祭義有人則可參天地而為三人

之所以為大者以其有人倫也豈有無人倫而可以

為廉哉朱子曰溫公謂口非之而身享之一時之小

乃人之大倫天地之大義一日去之則禽獸夷狄雖

復謹小嫌守小節亦將安所施哉此孟子絕仲子之

本意余隱之云仲子之兄非不友孰使之避仲子之

母非不慈孰使之離愚謂政使不慈不友亦無逃去

之理觀舜之為法於天下者則知之矣○問溫公謂

以其兄不以道事君而得祿不以道取於人而成室

故以為不義仲子誠非中行亦狷者有所不為也曰

仲子齊世家則祿室非其兄不義而得之矣設果以

不義得之而非有悖逆作亂之大故則母子兄弟之

間豈可以是以遂滅天性之恩哉節小行以妨大倫是

乃欺世亂俗之尤先王所誅而不以德者也所謂狷

者則亦言行之間小過乎中而已豈出於倫理之外

若是其甚哉○南軒張氏曰仲子徒欲潔身以為清

不知廢大倫之為惡原仲子本心亦豈不知母子之

性重於妻兄之居愈于於陵乎惟其私見所局亂其

倫類至此極也眾人惑於其迹以為清苦高介而取

之非矣世之貪冒為惡者多矣孟子於仲子獨闢之

深者世之為惡者其失易見而仲子之徒其過難知

不能自滿其志者故孟子直以為蚘而後能充其操
斥之則仲子之行是豈人之所能為哉聖賢之道充
之則至于與天地同功仲子之道充之則至於與丘
蚘同操是豈人理也哉○雙峰饒氏曰不要問所從
來只當思量我當食兄之祿與居兄之室否若問所
從來則室與粟豈必伯夷所築所樹如諸侯之取人
猶禦然既交以道接以禮則孔子受之矣○或曰匡
章亦黜妻屏子者故喜仲子孤介之行新安陳氏曰
不然匡章以父為重故視妻子為輕仲子反視母兄
為輕而於妻則反食孟子矜匡章而非仲子有以也
此章當參看盡心上篇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不受
下文云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斷盡其人通考
東陽許氏曰此章經註三廉字當辨廉有分辦不苟
取也此廉之正義豈不誠廉士哉此廉字陳仲子不
中禮之廉也仲子惡能廉及注仲子未得為廉豈有
無人倫而可以為廉哉此三廉字是廉之正然後可

以為廉耳未能如蚘之廉滿其志而得為廉耳此廉字是仲子之廉字

百地街由
雙峰書記



Handwritten text in the top left corner, possibly a date or page number.

Handwritten characters or symbols in the upper middle section.

Vertical handwritten text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page.

Vertical handwritten text in the center of the page.

Vertical handwritten text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

